道庵追弘録　上下



葛庵追訟録上

先師葛庵李公於 明陵己巳三月初六日擢授成均司業特下別諭別諭曰予方留心經學日
御講筵而顧以未得博雅之儒置諸左右與之講磨爲恨今聞大臣之言則爾以讀書博古之人尤精於經學若出入筵席討論經義必有輔導之益須體予意從速上
来 公上辭疏 上以幡然改圖予日望之下批閏三月十八日又以亟回遐心裨
補不逮 降別諭仍命本道監司勸駕有日夕企待渴思飲之教如 公再辭不允不得已四月
赴 召道拜掌令以病辭 上傳諭以須體思想之意從速上来特陞工曹叅議始
聞 仁顯王后不安于位前判書吳斗寅前應教朴泰輔等以諫獲罪備忘記畧曰予觀 成廟
朝廢妃實録曷嘗有如泰輔輩無狀者如此内懷將心慮君凶逆之類不可無別㨾懲惡之典朴泰輔吳斗寅李世華等子皆同生及叔侄并爲削職禁錮終身 公
大痛傷郎治疏因縣道投進廣州留守李沅以 嚴旨旣頒不敢上送備忘記畧曰予觀春秋館
實録 成廟之廢妃時固多有爭執者而及其廢出之後無一人復敢是非矣今此尚真立節稱冤之劉忽至於既廢之後而辭意極其放肆無嚴綾纏叩下痛斥而考不
嚴立科條痛加限防則終至於藉口他日嫁禍國家而後已自今以後群臣凶孽復敢有提起者則直以逆律論斷斷不饒貸事頒示中外 公乃依宋
鄭侠違禁發遞故事貼黄疏末令書吏直投政院入直承旨金[illegible]一又不敢奉

疏畧曰恭惟 主上殿下再肅 朝綱一新庶政至於萬機之暇夙夜孜孜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導禮循理為修身正家之本思所以明目達聰為納諫補過之地臣竊以為邦域之内將興二南之化廊廟之上復見都俞之盛臣乍到畿邑伏見邸報屬因 天心未豫有動搖 中壺之意大小臣僚以言獲罪者多殊非愚臣平日所望於 殿下者也臣聞配匹之際人倫之始風化之原不可不慎始而敬終脫有不幸而處人倫之變亦且務盡道理曲全恩義不宜遽用威斷使舉措失當也昔漢之光武行之於前而不免賢帝之過宋之仁宗行之於後而終為白玉之瑕惟 殿下念哉戒哉臣又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今日廷臣之言雖或拂志而逆心未必皆遠於道而盡違於法伏願 聖明求道於逆心之論能改於法語之言體帝堯舍己從人之道法成湯改過不吝之義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又有未盡之懇敢昧死竭惓惓臣聞古語有之明主可為忠言又曰明主可以理奪何以言之夫讜

言駁議易至逆耳致憎而明主能舒究而熟察故雖有狂妄之失每諒其意而恕其愚雷霆萬句無不靡爛摧折而明主能達理畏義故雖有觸忤之甚常霽其威而容其直是故忠讜之言無壅蔽而幽隱必達也臣病伏近郊竊聞近日指揮有言涉忌諱直治之以逆律似非古先哲王設誹謗之木陳敢諫之鼓稽衆察邇隱惡揚善之意也伏願　聖明特加三思亟令反汗以幸羣下以廣言路

貼黃曰臣病伏畿邑事當從縣道封疏投進而臣力疾登程道塗留滯承栢府之命最晚又迫疾勢增劇未及陳疏自效而遽遷他職若復逕回還就失今不言則竊以為沒身不足以滅耻故亟起封疏徑授曹吏詣閤門投進是亦宋臣鄭俠違禁發遞疏進流民圖之意也冒法之罪伏乞　裁赦

疏既阻公意欲面爭未及登對坤位已定以國有變故未效一言為痛恨與洪教官兒書曰五月初六日　坤位大定已無及矣奈何奈何遂連章辭職期於必遞上終不允又除吏曹參議遣史官促召愈急是月十二日再上辭疏因言臣斷古先哲王稽衆察邇隱惡揚善又曰賞延于世罰不及嗣蓋言之狂妄者宜植隱而不宣罪雖罔加父子兄弟亦不相及也向者吳斗寅等雖狂妄言之律至禁錮其子壻同生叔姪則似為過重李尚真冒禁陳疏疏辭鶻突而曾在大臣之

列年又耆艾今若竄死竄謫則亦非優老待大臣之義也嗚呼悔之為德至矣孔子序書錄秦誓於訓誥之後者誠以帝王處仁遷義之道無以易此也昨歲憲府吏罪死之後 殿下因災異求言之教痛自悔責布告中外 教書初頒聞者感悅幾至隕涕咸曰大哉王言 殿下若以當日之心處今日之事則豈不維新聖德照映方來乎 答曰具斗寅等子孫禁錮固出於嚴懲惡之典而所陳如此禁錮一欵勿為施行 李尚眞負犯甚重有難輕許後八日又因筵對進言曰前者臣因 御製舟水圖說畧有纂集進御之事就其中書聞過納患諫之條在三致意焉夫古先哲王設誹謗之木陳敢諫之鼓者所以廣言路也人主常和顏色而受之入臣言事者在外欲陳十事及至 上前不能言一二況拒塞之摧折之則人主何由得聞其過乎迺者李尚眞曾在大臣之列年又耆艾今若以言獲罪竄死譴謫則不允為 聖德之累特 許放歸田里使之盡其餘齡則豈不有光於 聖德乎 上曰李尚眞罪犯甚重雖有宰臣兩司之言不為允從今儒臣所陳如此不可不勉從雖不得全釋撤圍籬中道付處

九月 上因雷震求言公遂應旨陳疏請為 中宮繼廩設衛以盡處變之道 上不聽

疏畧曰臣竊以為廢妃閔氏不循壼彝自絕于天然在 殿下所以處之之道則亦宜務盡道理曲全恩義然後可以慰輿望而協羣情何則蓋彼以六禮所聘定位中宮奉承 至尊殆將十年今而有罪雖被廢出至於置之閭家絕其廩食畧

無毫分假借顧念之義則似未允過當失中之歸臣請依漢武帝宋仁宗待陳郭故事處之以離宮別館為設防衛謹其糾禁量給廩料使之得有所賴則於　殿下處變之道庶幾曲盡無遺恨矣臣於疾病呻吟之餘不勝螻蟻惓惓之衷冒犯天威敢昧萬死若使臣言萬一有概於　聖明則臣死且不朽疏逖賤臣不識忌諱言涉僭妄罪合誅殛

批曰事異古今決難輕議下進批後果有修理別宮之命旋因金相德遠激惱而止善時翰五條疏中有曰頃因儒臣所達有修理別宮繼給廩料之命而旋即停罷此聖德既光而復晦者云

甲戌三月公以焚黃乞暇還鄉先是七上辭疏乞遞銓長不許不得已以焚黃請告三上章始許蓋前此累陳善俗養士之意廟堂多般沮撓不得施行故因此為逡巡退歸之計四月　仁顯王后復位初九日下備忘記依宋仁宗處郭后故事移處於義洞別宮十一日又命移入西宮為置分承旨供衛十二日駕屋轎入宮十三日復位　大臣諸宰一併竄逐公亦以臺啓責洪原縣纔到配府。啓又發以應　旨疏中語請勘聞　依允大司憲李奎齡持平金鎮奎尋單持平鄭澔在外執義洪受瀗持平金弘楨亦在告掌令安世徵諸臺獨啓曰李玄逸曾在中宮殿下出處私第之日投進一疏有曰不循坤爻自絕于天又曰為設防衛謹其糾禁噫自絕于天是何

等罪名而乃敢勒加於不敢加之地謹其糾禁亦未知欲防何事而其所下語若是陰秘耶雖因他事既已被譴而惟爲數歟亦不可置而不問請拿問甚罪遂有命

公自配所就拿到安邊之高山驛又以金寅所告探內旨事被逮入鞫廳置對是先癸酉十月十三日因賓廳入對時有 王子生纔十餘日矣公進言曰國家有螽斯之慶此數世以來所未有然禮經有 王之適子生其見之與問之有禮庶子生其問之與見之亦有禮自其誕生之初而等威禮秩已各有節今 殿下既已冊立世子伏願明其等級以嚴嫡庶之分謹始而令其終則非但爲國家之幸亦爲新生王子無窮之福也 上曰所陳甚善予將留心焉至是金寅者上變告曰聞之成虎試則上年十月儒臣入侍時受閔黯李義徵指嗾以嫡庶之說探試 上意然後即與李義徵偕往金元燮家義徵元燮問曰今日 榻前探試 上意如何答曰差緩意可知矣義徵曰然則可以舉事矣云云

五月二十八日初推時以金寅招內有云聞之成虎試則上年十月賓廳入侍時受閔黯李義徵指嗾以嚴嫡庶之說探試 上意事發爲問目即置對曰矣身果於 王子誕生後十餘日入侍前席大臣諸宰奏事畢進言曰國家有螽斯之慶王子誕生幸莫大焉然 春宮既定位號嫡庶之分不可不明也古者王世子生國君視之有禮庶子生問之亦有禮皆所以謹其始也今 殿下若取以爲法則豈但 宗社之幸實亦新生 王子之福也 上意亦以爲然嘉歎奬納伊日所

達不過如此今承 傳旨內辭緣錯愕驟遽不知所以爲對矣身以草野踈賤猥被 經帷之命每承裨補不逮之 教故感激圖報隨事獻規輒敢援据古義有所云云豈敢受人指嗾探試 上意之計乎且矣身年過五十始得從仕朝中士大夫無相親相熟之人至於閔黯相知最晩雖有一再相見本無款洽之義李義徵雖有相知之分亦無親厚之情設有此等機密事宣旨語及嶺外踈賤之人乎金寅成虎斌誕妄構誣之狀據此可知矣身雖不肖似猶知以誠信事君之義豈有一毫受人指嗾探試 上意之意乎矣身情事惟時 天日之照臨而已此外不知所云

二十九日更推時以當日入侍罷後與李義徵偕往金元燮家以嫡廢之說探試上意及巳巳九月上疏中自絶于天等語發爲問目又置對曰矣身曾受閔黯李義徵嗾囑探試 上意事則昨已備盡無遺今不敢更有所云云當日入侍罷後即爲各還其家初無金元燮家相會之事李義徵一處問答之說萬萬無據金元燮

則以同道之義素所相知且元燮曾為安東府使有城化之分故安東罷歸後臥病沉綿矣身數次往問其病而已未有一毫言及時事矣身以嶺外山野之人從宦最晩朝士夫視以為迂濶老儒有時相對或訪以古書文義未嘗以當世之事相干豈以此等秘密事措諸言語間乎矣身冤枉之狀皇天后土實所共鑑至於上疏中措語則矣身於己巳四月以司業赴　召纔到近畿猥蒙工議超擢之命伊時伏聞　坤宮不安之報不勝區區驚慮之忱敢因辭疏瀝盡愚悃槩以為配匹之際人倫之始風化之原不可不慎始而敬終不宜遽用威斷使擧措失當也漢之光武行之於前而未免賢帝之過宋之仁宗行之於後而終為白玉之瑕惟　殿下念哉戒哉云云即因縣道投進則其時廣州留守以　嚴旨纔頒不為上送矣身必欲其仰關　天聽謹依宋臣鄭俠違禁發遞故事貼黃疏末即使書吏徑投政院則政院又以　嚴旨之下不敢捧入為辭竟不得徹聞矣身常懷痛恨悶迫之情矣是年九月矣身病伏京邸適會　聖上以災異求言矣身以前日

痛迫之餘意應 旨投疏有所論列欲望 中宮殿下移處別宮繼其廩料而第
以 降出未久 天威未霽其在進言之道不敢以無故 降出為辭而直有所
請當此之時 中宮殿下有所不豫於 上心而遺意外之事 聖上即 中宮
殿下之所天故乃敢以自絶于天等語致宛轉委曲之意而其下即云以六禮所
聘定位 中宮奉承 至尊殆將十年今而置之閭家絶其廩料則不免為過中
失當之歸請依漢武帝宋仁宗待陳郭故事處之離宮別館量給廩料得有所賴
則其於處變之道庶幾無遺恨云云此實矣身常痛 中宮殿下降出閭家幽愁
窮苦之甚欲有以少致尊安之意而遺辭之際不得不略存處變之意然元疏主
意全欲為 坤聖冀蒙 恩澤而發豈有一毫包藏禍心語犯 國母之意乎至
於為設防衛謹其糾禁云者矣身常痛 中宮殿下所處閭家荒凉疎絶了無禁
防衛護之事以為若於移入別宮之後為設守衛之官得有糾禁之事則庶幾使
警守稍謹體貌稍尊且古者凡宮城國門皆有糾禁戒令故竊取其義而為之說

此皆無非欲致敬謹於　中宮殿下居處守護之道觀其爲設之語則矣身本情之所在乃可見矣亦豈有一毫陰秘之意乎若不察下語用意之如何而摘抉文字勒成罪案畢竟使尊上之意反爲侮上之歸則豈不究甚矣乎且使矣身少有包藏禍心侵害坤宮之意則豈敢當　天心未豫之際邦禁至嚴之日不計一身禍福而前後封章爲此人所不敢言之言始則欲望慎始敬終之道終乃首發別宮繼稟之請哉區區此心若得暴白於　天地父母之前則矣身死且不朽此外不知所達

閏五月初一日發論臺官安世徵自劾引嫌而退

避辭曰臣於頃者以李玄逸拿問事論　啓蒙　允昨日鞫廳之坐見玄逸爰辭原其本情未必有侵逼之意議　啓之際諸議皆然臣亦無異同矣有以初既論啓末乃救解爲非者臣不勝瞿然之至第臣當初拿問之請盖欲觀其供辭而處之則因其所供原情定罪亦是審克之道也臣之妄見實出於此今聞物議以前

後所執之不同大加非斥決不可一刻苟冒請命遞斥世徵初不見全疏聽人指嗾徑先發論及見供辭自知爽實遂引避投劾

七月初五日委官南九萬判義禁申汝哲知義禁尹趾善申琓同知義禁安如石等議 啓減一等栫棘于嶺北之鍾城府金寅以誣告伏法死自閏五月初一日至是六十餘日委官爲朴尙絅姜鋧著及當時臺諫所攻擊引避延拖終不奏讞至是始議啓人咸謂事皆白脫不過還前配而已迺極邊栫棘莫不冤之

議 啓曰金寅所告中 王子饒生之初遽有明嫡虜之說者其意似爲㐫慘而若其措辭則自是人人常談其閒情僞有難的知且觀玄逸納供時言辭動止則自是鄕暗之人設令閔黯李義徵等果爲締結凶謀似無與不知高低之人悉吐其本情之理未知渠自以其心爲是說乎爲閔黯等所誘不知閔黯等之有意而發說於 欄前乎其間情狀雖不可的知若以此斷以爲謀逆而罪之則似非本情且金寅當初變書中所告莫大於此事者而中間發說亦難知其意既爲發說之後初則以爲玄逸往於金元燮家言說云者無一定之說尤難必信且非渠親

自得聞者稱以虎斌之傳說則無他參考之人可考之跡亦難以此定罪至於
中宮殿下出處私第之日投疏事則所謂不循坤彝自絕于天云者以其措語觀
之則難免人臣之極罪而若其陳疏本意欲其自私第處於別宮繼廩設衛者似
非出於謀害侵逼之計原其本情似亦有差減之道減死一等施以極邊圍籬安
置之律似當惶恐敢 啓 擬議 啓金寅略曰喉儒臣採內旨事其言前後相左為虛踈依法處以誣告之律似當敢 啓依允
蒼雪齋甲戌日記曰葛翁先生既以臺 啓請洪原掌令安世徵据摭先生為
仁顯王后請處別宮疏語目以凶慘請拿問勘罪遂自請中被拿繼而有金時傑
疏論李義徵等嗾儒臣採內事事更有鞫廳拿。命旣至置對世徵以臺諫系鞫坐
見先生德容辭辯始覺其誣遂以爽實引避以此斥補懷德縣監旋移配晋州牧
使過山陰入衙軒見主倅李敬以學標曰使君識李某判書子敬以曰鄙鄉者長
素所親習何但相識安曰君子哉李判書敬以曰此老今日朝廷以為大罪桎梏
而桁棘之矣不意公之有是語安曰吾亦誤聞人言發論請拿及鞫廳坐見其擧

止觀其容貌聽其言辭不惟知其無罪斷斷乎可保其為有道君子吾雖以誤論引避坐是補外患難窮厄到頭言辭舉止不變其所守自是得道者也嘖嘖稱歎蓋心服也敬以為余言之

錦水記問曰王者以天為天婦人以夫為天朱子楚辭序有屠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之語已見疏中天字實引用朱子此語而今之言者以所天之天為杜撰無倫乃以霍光傳王行自絕于天字論之其亦悖矣設衛以衛王宮自漢魏以來未之或廢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蓋亦環衛糾察之意也今之言者乃以為設防衛之防為防守之防糾禁之禁為禁過之禁醜詆誣辱無所不至且揑為設字作嚴加字恣意搆揑極其鍛鍊古之為惡者傳會經訓文飾姦言今之為惡者睩前經而不恥惟修郤之是急不知百世之下持公論者以為如何也

又曰甲戌六月二十一日左相朴世采白 上曰古今論事必以一時所重為主

已巳廢妃時廷臣或有面爭者雖以他事被罪其爭論一節足以贖罪李萬元於
其時爭論甚力以至竄逐今以故相宋時烈按律論 啓之罪方在謫中李鳳徵
亦以其時呈疏未徹今以他罪被削出之罰此兩人所樹立有足可尚而俱在罪
籍中似當有分揀之道 上曰放釋可也世采又白曰李后定巳巳一疏爲喉司
所沮不得上徹然似當別有褒奬之道上曰令該曹禀處噫巳巳初冒 禁封章
瀝血陳誠而格於 禁令守臣不受徑投喉司喉司不捧常懷痛迫思一效忠旣
而應 旨陳疏卽請處離宮別館則初疏未徹實與鳳徵后定同而請處離宮之
說又萬元等所不及也 三人者旣蒙褒錄則此獨不宜見遺而戴盆向隅莫有爲
之言者豈不重可痛心乎

南谷雜錄曰甲戌人於請處離宮疏變換措捏靡所不至崔重泰以爲設字換作
嚴加字兪崇輩以不順坤殿勅加不循壼範且或以彼字爲咎然此一字古人用
之於所尊之處者非一如彼堯舜彼聖賢彼蒼者之類旣不可勝擧而如詩之彼

作矣彼羨人凉彼武王之彼一則用之於太王一則用之於文武豈急於修郄而
末之思耶其亦異矣
八月修撰丁思愼上疏訟先生府 啓請遠竄 上不允
疏畧曰李玄逸之爲 坤聖抗疏前後非一設使措語間或有未克詳審此不過
山野踈濶之致原其大意旣出匡輔忠愛之悃亦足表見於世矣向者李鳳徵李
萬元等皆蒙褒加獨玄逸纔脫圓扉遠投絶塞當時瀝血之誠反媒罔極之禍凡
入抱寃尚宜昭究而況曾所禮遇之臣乎 上疏入政院啓曰臣等伏見修撰丁思愼張皇辭說力樹黨與惟恐不及臣
等知此疏不足眩惑 天聽而旣稱所懷不得不捧入
入 傳曰知道於是府 啓繼發請遠竄 上不允
丁丑三月因大臣陳達 命撤圍還湖南之光陽縣
左相尹趾善請移配 上依允已而因左承旨金世翊疏還寢閏三月初六日大臣
南九萬柳尚運崔錫鼎判義禁李世白等登對時更請移配於是復有撤圍之命
正言崔重泰即日楊前擧自絶于天爲設防衛等語啓請還收 上曰勿煩後命
一日重泰又上疏畧曰自絶于天嚴加防衛作以鞫嬓撿等語用意凶慘今日赦宥不
幾於再誤之歸耶答曰業已兩處勿煩連啓
四十餘日四月二十九日正言趙大壽等停啓

己卯二月以日王世子順行痘疹因赦放歸田里兩司防啓不允諫院先請還收

致龍啓罟日令此疏決還收之啓己自諫院先發本府並發之上不允掌令金啓只擧重罪而論之令聞物議以為李玄逸員兆亦係名義不可不並論玄當初跡漏之失臣圓有之請命遠亦於是府啓又發兩司連啓上連下勿頃之命至九月十七日府啓始停明年二月初十日院啓亦停○始公承赦命東渡蟾津閒臺啓又發侍命于晋州之清源里至停啓始還竄于安東之鎬陽里

辛巳五月因旱災疏決大臣重臣相繼救解始有全釋之命臺諫又請還收連啓不允

是月二十一日召大臣諸宰議疏決至讀先生罪目上曰何如吏判李畬曰罪名雖重而本情則非謀害。中宮矣領相崔錫鼎曰玄逸之罪異於他既無罪狀之分明若以謀害中宮為罪則似非本情且以設衛繼廩之語觀之決非謀害矣上曰非出於謀害中宮罪名既異於他放之可也掌令尹憲周啓畧曰李玄逸尚今容貸者不過繼廩設衛似非出於侵逼謀害之計也幸蒙恩赦放歸田里而今又有全釋之擧而此既係名義則無一毫容恕之道請還收放送之命上不允

七月院啓既停旋發連啓始允

是月十二日獻納洪柱震停啓諫院政院連啓削黜柱震更啓月餘上允之

八月仁顯王后昇遐巫蠱獄起十月持平李東彥上疏追論請廩疏又引疏中自絶于天等語辭說換籍極其慘毒矣繼又院啓請極邊栫棘。上不允

司諫魚史徽獻納尹弘离正言黃一夏金栽等啓畧曰巫蠱之變出於仙廢未令之際李玄逸之搆誣坤宮者不可以曾被竄謫有所容貸請極邊圍籬安置。上不允自是連啓至至月初六日答曰當初既施栫棘之罰到今

別無他罪而更為栫棘事未穩當勿為煩論是後 啓辭猶未止壬午三月二十二日正言趙正緯停 啓

庚寅春復命全釋

辛卯冬以 中宮殿順行痘疹因赦有給牒之 命為掌令洪禹寧所繳還

懿陵庚子十二月旨 命復官政院復逆 上不允是月初二日歲抄時 特命給牒承旨俞崇鄭亨益 啓曰不順坤奏壼以彝循作作坤順奏以自絕于天等語實是人臣之極罪而給牒之 命遽下意外實乖於明義理之典 答曰不允 翌日府 啓又發 啓略曰 殿下不念之 先朝限防之嚴遽下意外之命臣竊恐國綱由是而漸弛也自以連 啓十餘日皆 不允 十八日兩司面 啓正言金萬胄發端掌令朴弼正繼之至以沐浴請討義丙不已仍請詢問大臣繼請 上遂允之左相李健命曰李玄逸自絕于天等語指斥 先后語意絕悖夫以先大王好生之德蕩垢滌瑕之典靡不用極而惟與人終不擧論於前後大霈之日與豈非今日所當體念者乎兩司之啓亟須 允從然後可以有光於 聖德矣 上曰依為之

辛丑二月門人進士金聖欽等陳疏訟寃政院不受甲戌初洛下士友欲陳疏呼閽以事關鞫獄故疏文已成趑趄不果既栫棘後嶺中人士又倡議設疏擬以本家處倘禍故止至是門下諸人相率定議推金聖欽為疏首

疏廳日記畧

辛丑正月十六日門人金聖欽等相與議曰先師苦心盡言之誠可質神明而甲戌被誣来經今三十年吾黨之士無敢出口氣一言者實愧於古人擧幡之義况今年久之後彼輩搆誣愈往愈憯沮遏　恩命至於此極若終含默則吾輩將何以辭其責歟然必相議于同志稟正于斯文諸長老然後可以始事矣遂聯名奉書于蒼雪權丈斗經略曰先師復官之　命竟至還収臺章憯毒有倍前日令人氣塞伏想文丈目擊時變念切公私其仰屋長慟又非區區等比也仍竊伏念古人為師訟冤有立幡而聚徒者有守闕而籲泣者其生三事一之義毅然有不可奪者惟我及門之士不為不多而自師門受誣来始有餉禍之慮後無可言之路泯默含冤迨今三十年所矣若於此時不一言以伸則先師忠愛盡言之誠終無可暴之日而門下諸人能無愧於古人乎但念此事至重固不可斷以發三淺見故略陳鄙悃仰浼崇聽伏惟執事細入思量俯賜指教既又諷厲同人勉以大義萬一上關　天聰少伸冤憤則大善雖或不然亦可以解一世之惑而有辭於後

来実執事裁處焉
二十八日蒼雪丈答東来李丈琓權丈斗緯權持平斗紀五六長老聯名其略曰示意謹悉此中亦不無此箇意思環顧近地同心相應者指不多屈用此趑趄慨歎諸賢乃能先唱可謂實獲我心竊觀兩幅所諭辭氣激昂詳處精到令人聳歎感服此事凡我同人豈有歧議當初竅究之舉中寢蓋由本家餉禍之慮而終無一番辨白實爲吾黨之耻至於今日則餉禍非所慮而苦心盡言之本意或能因此而小暴於 天聰則固爲大幸雖被阻搪亦足以釋世人之疑謗盛諭所及節節中窾淺見豈能外此而別有思量耶如琓實欲躬參僉議之末席而老病無以致身斗經以職名年紀言之雖僉賢誤以疏首見推所不敢辭而大病之餘癃老轉甚無以自力只有撫躬浩歎而已欲以朝後聯步往溪院邀同縣老伴合席相論後當續以院伻走報會中耳○二十九日金世鏞諸人會于青城書院是日川城長老十二員聯名致書来到會所略曰前日發端事會員幾何同濟果響合而

其有就緒之望耶鄙人等俱老病摧頹不得馳進與聞末席餘論悵鬱何堪鄙等爲議此事私會本院而値山長未到不能議及資裝一款私自書告于黃用五等數處姑未見報耳他處如欲發書鄙等名聯書如何會中十餘員聯名裁答略曰此者往復之際極荷先生長者指敎諄悉義理明白再三莊誦有足感動人者其在下風何敢不盡心仍伏念此事雖曰爲師訟冤而其在吾嶺誰無同聲之願固當徧告道内以大事體而事機已急難可回旋莫若以簡便從事只於吾鄉擇一便宜處糾合同志從速束裝之爲得故區區愚慮欲於此會移丈虎院以定會所洞主丈(趙都事德鄰氏)亦必樂聞之矣伏望蒼雪文丈約與偕行一時罷臨則遠邇洽然傾向凡事指顧可辦庸非大幸耶疏本專仰蒼雪座下故前後臺章騰上○二月初二日發書鄉中諸長老告以始事之意略曰葛庵李先生復官之 命旣下旋寢世道反復一何至此頃在甲戌之初吾嶺同志齊聲奮袂倡發擧幡之議而旋有觸機餉禍之慮始事而中止回告撫膺者于今三十年矣彼之扶摘疏語搆成

罪案誣詆罔極必欲甘心而直道無職公議未泯臺閣自効於前大臣伸理於後
既蒙全釋又許復爵雖緣沮遏未究 聖澤而 先大王日月之明固已洞燭無
餘矣迺者 特恩出於新政而彼以耳目股肱之臣不思導揚反加誣罔一則曰
不道之罪上通于天一則曰指斥 先后語意絶悖又敢以先朝前後大霈終不
擧論等語眩惑 天聽至於還收而後已噫嘻亦甚矣平日及門之士與我同志
之人私相咨度簡其規模為從速呌 閽之計使當日忠愛盡言之實萬一得徹
於 旒纊之下則固為大幸雖或見阻喉司猶且暴其冤於一世其他有不暇計
也但念玆事體大不可不廣詢而愽訪以求至當之歸玆與若干同儕會于青城
奉書以禀願聞從長之教惟高明諒察而回諭之幸甚（諸儒發書移文辭意畧同故不能盡錄）又裁
書以告本府校院及英寧兩邑士友仁山本院别為文以通之○初三日義城李
秀時以錢二貫納疏廳去朝發書酉谷請疏本仍定陪疏儒生權蓍進士金光國
金聖欽金聖鐸寧海二員○初六日蒼雪答東来略曰同人鼎會議論有緒凡有

云云皆合鄙見疏草固當留念只恐不堪用耳安延日錬石答書略曰疏事實是師門不可已之論而寂然無聞者今且三十年常切慨然適著僉兄為此伸辨之擧令人差強意也校中答書曰教意謹悉規畫之道甚得其當令人贊歎而校儲無多只以五兩錢奉助○十二日移會鏡光蒼雪丈致書云已與安延日約會虎院以待同人幸以明夕聯轡臨況耶於是黃壽一權德秀金世鏞即馳赴虎院雪翁與洪丈億安延日李炁奉陜柳都事敬時及齋任李廷蓋已來會矣○十三日虎院洞主來到金命錫金百欽金聖鐸金謹行柳正字朴鉉亦來會雪翁出所製疏本與洞主諸公反復商訂遂為定本黃壽一等袖還鏡光真寶儒生權克貞留名帖而去○十四日英陽校院奉化文巖書院順興九峰書堂皆具單送助行具自此未嘗求助而來助者也虎溪書院答書來云承喻為師門唱義吁 闔瞻仰在此一擧甚盛甚盛送錢五兩紙二束三溪道淵兩書院物件亦來○十五日寧海校院答通來云我先生復職之 命既下旋寢人之搆捏胡至此耶僉尊訟寃

之擧凡在瞻聆孰不聳歎而況忝同鄕里景慕深者哉事力所限只送一二儒生俾從其後如干物件送助萬一九峰陶溪兩里社皆有物件單子儒生朴潚朴命相朴宗相朴廷焕朴廷杰等以錢二兩送助以書致意略曰古人擧幡之義不意復見於今日甚盛甚盛生等俱以鄕里後生瞻慕之誠自别於人事力所限所助草草殊甚愧歎權丈尚精書来略曰先生復官之 命既下旋寢吾儕所共憤欝僉尊發此伸辨之論豈不欲奔走叅聽而病伏末由致身徒增愧恨謹將一貫錢奉助李丈穩等十餘人送門少李仁遠聯名致書云伏聞僉尊以弊家寃欝之故唱擧幡叫 閽之擧瞻聆所及豈勝感淚縱不得奔走於僉尊之後所當盡力於居送之費而適當匱甚謹呈若干盖出其門中公儲云别送私錢四兩以公義未安辭之豊林書院荅書来略云今此訟寃之擧士林之所共扼腕而聳激者也當援例奉助而物力單薄謹以二貫仰助萬一 安延日又以書来且送周溪别庫錢三兩仁同士人申玏書来略曰先生復官之 命竟爲一邊人所沮仰呈長吁

昭雪無期竊聞僉兄有擧幡之訃不任欽歎謹以一貫錢奉助屛山山長金信答
書來略曰先生受誣之冤吾黨之所共憤鬱而思欲一雪者也今日僉兄之呼
籲伸雪不容但已時之便否有不暇顧也弊院窮乏殊甚奉助若干○十六日開
坐杏壇推李上舍先庭爲疏首遂發書通告于晋州密陽昌原同門諸處四門館
聚散已經數十寒暑每念舊時從遊之樂未嘗不向風起懷也先師復官之命
出於三十年覆盆之餘感祝鴻恩慶幸方深曾未幾何旋收成 命抑鬱痛迫之
情當復如何仍念此事在吾儕久當有一番伸暴而泯默以至于此者只以時義
無可言之會也今當 新服之初有此格外之恩而搆誣之言愈往愈甚終使
聖澤未究則今日之擧尤不當終無一言故玆與同志之人議定呼 闕之擧已
於本月十七日發行固知時世終無可望之理欲以粗伸私義而已事之利鈍固
不暇計也疏首則李上舍先庭陪疏則金上舍振伯朴龍相權碁四五人事當前
期相通以遂同事之願而事出倉卒途里復遠未果相報雖深缺恨然計僉兄之

意亦無異同疏帖中俱已列書名字玆以因便轉告唯僉兄諒之是日自泗濱來
助○十七日疏行始發宿寃泉驛○十九日疏首到獒川墜馬重傷不果行遂落
後○二十六日午後入城往見部洞李上舍世瑗示以疏本則李丈黙改數處仍
及疏事云自甲戌後迄無一言以辨實爲吾黨之羞今日之擧何可已也京中士
友及嶺人在洛者或以爲不可但已或以非其時難之淸州士人羅重慶見疏本
亟稱辭意稱停因言已巳之變　仁顯王后不幸出宮無所聊賴而　天威方震
羣下悚懼無論請襄離宮至於廩料之請亦無一人敢發於口而獨此翁有此疏
所謂不循自絶之語庸何傷於爲　國母盡忠之意乎若使此疏出於渠輩則其
蒙　廩嘉之典固已久矣而今乃以此成罪誣辱斯極公等此擧誠所不可已者
其徹不徹不在於我公輩惟爲其所當爲者而已他何可計乎其言明白痛快令
人歎服○三十日疏首終不能至權蓍諸人相議推金聖欽爲疏首○三月初四
日午後始伏　閤騎省政院相推不捧入向夕退歸沈知事檀仟聞乎　闕門外

疏首以先師已巳初兩疏往視之沈台覽訖驚歎曰此老當初阻格之疏忠懇如此其至而當時同朝如我輩尚未及知況彼輩乎此在今日固不可隱默諸君之擧誠是誠是蓋沈公即吾儕中所推望而其言如此亦幸矣○初五日朝後詣闕門外招門吏呈疏槩騎省喉院又却不捧入湖南儒生吳蓋佐來閱讀先師兩疏嗟歎不已曰湖南吾儕於此爺不能無疑者以已巳終無一言耳今見此疏乃知此爺所樹立果如此也若使南州人得見此疏足以解前日之惑而景仰益切矣遂謄兩疏一通而去○十二日朝後改疏槩峻斥政院壅蔽之罪詣闕門外入送疏槩又不受蓋自初四日至今九日之間無日不伏　闕往復數十喉院一向阻搪是日暮金聖鐸家伻忽至報兩親遘癘危重疏事既無呈徹之望家鄉急報又如此遂撤還

疏　前修撰權斗經

伏以臣等先師故儒臣李玄逸學有淵源望重山林蒙　先大王特達之知被異

禮頻煩之 召輔德 經幄致位冢宰 眷倚之恩際會之盛可謂曠世一遇矣
不幸 恩禮未終橫被罪名七旬縲絏四載栫棘北因南遷備極危迫告身追給
乃在身沒之後 先大王固已體諒其無他而 旋厄於黨議我 殿下新政之初
更申 先朝之 命 綸音一播士林相慶感仰 聖明察覆盆之寃拖漏泉之
澤而大小之臣追提已冷之言必沮 特降之典噫嘻亦太甚矣臣師立身自有
本末前後登朝竭誠 啓沃愛君憂國之忠可質神明當己巳夏 仁顯王后出
就私第也至降 指揮有敢爭論直以逆律罪之臣師特以工曹參議祗 召在
道冒禁封章惓惓於愼始敬終盡道理全恩義之說而以漢光宋仁之事爲戒呈
于縣道而縣道不受納于喉司而喉司見却臣師自傷忠悃未徹過擧莫捄適於
其秋因災異求言應 旨陳疏請依漢宋待陳郭故事處以離宮設防衛而繼餼
廩噫當是之時 天威震疊防令至嚴語涉 坤宮爲世大禁而臣師獨能不計
禍福屢抗忠言言雖不行而寸誠之炳然殆不可誣也至於不循自絶之語特以

處分已定威怒未霽欲盡批鱗之言則無益於回天欲效納牖之義則或可以動聽故乃為遷就不得已之辭以冀 天聽之或回至言苦心亦可想見矣而前後臺章舉此成罪不亦究甚矣乎凡看文字須看主意之如何若抉摘言語勒成罪案則其能免於罟獲之横羅者鮮矣昔宋相韓琦當英宗病失常度兩宮成隙之日其諫英宗之言曰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為稱夫章獻大后慈愛天至威德冠世琦豈眞以太后為不慈之母哉朱子當光宗久闕過宮之日其草封事有曰清明之地物慾昏之則父忘其慈施於子者不無小過夫孝皇為宋賢明之主素著止慈之德朱子豈眞以為失於慈愛而有小過也哉人臣進言納約之道固自有微權也若不寃其本心之所在而摘句語以成罪則韓琦不免為誣章獻而朱子不免為謗孝皇矣父子之間人所難言而兩臣本心唯在於引君盡善納君無過而已故未聞以此得罪於尚論之君子臣師陳疏之意本出於奉慶離宮設防衛而繼餼廩則所謂去去之語夫豈有一毫侵逼之意而拈出單辭勒成大僇

泉壤之中尚被禁錮誠可痛也臣等曾見甲戌臺臣安世徵避辭有曰臣於頃者
啓請拿問昨日鞫廳坐見其供辭原其本情未必有侵逼之意議 啓之際諸議
皆然而臣亦無異同委官南九萬讞辭曰其陳疏本意欲其自私於別宮繼
廩設衛者似非出於謀害侵逼辛巳疏決時吏判李畬之言曰玄逸之罪名雖重
本情則非謀害 中宮矣領相崔錫鼎之言曰李玄逸既無罪狀之分明者以謀
害 中宮爲罪則似非本情 先大王即有敎曰玄逸之事非出於謀害 中宮
而罪狀異於他乃許以全釋至辛卯冬又有復官之 命旋被臺格而中寢前冬
聖明之還賜職牒寔出於追 先朝禮遇之意體 先王伸枉之典而相臣臺臣
迭進交爭極意醜詆至曰 先大王蕩垢之典靡不用極惟此兩人終不擧論於
前後大霈畢竟還收而後已噫己卯之 賜環辛巳之全釋辛卯之復官謂之終
不擧論豈大臣於此未及致詳而云爾耶急於沮遏而不自知其言之爽實誠可
異也甲戌六月相臣朴世采以故承旨李后定當 坤聖出宮之日陳疏見沮而

樹立可尚宜示崇奬遂有褒贈之　命臣師當初陳疏之不徹同於孝后定而後更有請褒離宮之言若援孝后定之例雖一體褒贈未見其過而復宮之　恩猶必阻搪是何前後相臣扶抑之有異也臣等伏聞先師甲戌三月以焚黄告歸也
先大王引見宣醞屢示惜去之意于時我　殿下幼齡在東宮以臣師兼帶贊善
先王命引　殿下使之接見顧侍璫諭殿下意使從速復路其禮遇眷注實出尋常先師在時未嘗不感激流涕也逮至四月朝著一變諸臣論罪無不一啓即允而獨於臣師臺章則請竄極邊而初止削黜再止近配　眷顧餘恩於此可想末梢之疏釋牽復雖或行或寢而中情之　詮揆亦可見於疏決時　天語矣臣等仍竊伏念天道雖悠遠三十年必一變以春秋褒誅之筆亦於十年之後變其書法臣師之累紲文網今三十年矣　聖人作新萬物咸覩而獨抱窮天之冤終無蒙　霈之日良可悲也臣等為亡師抱咫尺之義非不欲早扣　天陛一訴愊臆而當拘係流播之日固嘗有齊聲瀝血之舉則為臣師所苦口力沮而止向後

時移事變謗焰稍熄或冀漸次銷釋　渙恩有日此臣等所以泯默佪徨以至于今者也迺者歲月許久時議轉激深文峻詆愈往愈往愈甚若此不已是玄逸之罪名將無時可雪豈不重可痛哉惟　殿下體　眷倚之先志察究屈之深痛復宣渙汗之　命以慰多士之望不勝幸甚

葛庵追訟錄上

葛庵追訟錄下

辛丑六月自　上復命給牒即日政院覆逆（是月初二日歲抄時特命職牒還給承旨李挺周黃璿趙尚綱啓畧曰先大王俯燭其罔赦之罪屢經大霈終靳給牒之典則其意所在昭如日星前冬之卽允臺啓可見奉　先志之盛意而曾未幾時乃有是　命擠諸王法決不可還給告身俾同乎人）上答曰既骨之人屢經大霈則職牒還給有何不可亟停勿煩於是府啓又發請（持平李遂熇獨啓曰不循自絶之語語逼　先后辭意絶悖加三思亟寢給牒之命仍令該曹凡于歲抄永勿擧論）上又答曰勿煩初五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相繼力請還收遂　依啓（領相金昌集啓曰須者給牒之　命左相陳頊）

其不可幸而還收不意今者又有是命政院覆逆臺啓連發 殿下答以亟停勿煩或者 殿下未詳其罪犯而然耶此 先大王所以屢經 大霈不爲擧論者也不可輕議蕩典亟收成命實合事宜左相李健命繼申前請益力承旨李挺周正言金樽相繼論啓遂依允

癸卯三月進士李壽寅與嶺外多士封章訟冤見阻喉司又不得徹聞而歸

疏廳日記略

癸卯正月四日因虎溪書院謁廟洞主前掌令羅學川及士友數十人來會以爲向年爲李先生訟冤出於門下諸人而至於一道章甫齊聲叫 閽則尚今闕然豈非吾黨之羞耶遂定議設疏先以文通告于校中曰葛菴李先生以吾南儒宗被誣於一邊人莫暴戴盆之冤者于今幾年吾黨中爲師申辨尚此遷就豈非羞恥之甚者耶玆於虎院齊會之日竊慕古人擧幡之義論及封章詢謀僉同將以今十七會于本校以爲更確通告道內同志之地自校中即通告一府○十七日會于本校六十餘人遂定製通進士金聖鐸生員權萬寫通李孝觀金棐權世漢趙珩儒生製疏請于權正言斗經趙佐郎德鄰洪主簿相民鄭參奉葵陽通文既成通告列邑士林曰惟

我葛菴先生以吾南儒林之宗師被群讒不測之誣辱悒鬱未伸逾三十年而往
時舉幡之義僅出於若干及門之士至於一道章甫齊聲叫 閽為儒宗申辨則
闕然久未之聞也此豈非吾黨後生之羞耶先生之受誣可謂究甚矣方己巳變
故之際先生以工曹叅議祗 召在道冒禁封章呈于縣道而縣道不納納于喉
司而喉司見却先生自傷忠悃未徹過舉莫捄適於其秋因災求言應 旨陳疏
請處離宮以全恩義前後兩疏雖或徹或未徹而始則為 聖上效匡救之誠後
則為 國母致尊安之意于時 天威之震疊防令之申嚴言者有罪不言者無
責而先生不顧利害竭忠抗言惓惓之誠終不自已則雖未回 天於當日宜若
無罪於異時而顧乃抉摘疏文中一句語不諒其委曲還就之本意勒加以絕悖
無倫之罪首尾三數十年醜詆矯誣愈往愈深至于庚子冬 成命還收之日而
極矣然而先生苦心盡言之忠既炳然難誣故臺臣請拿推者反有自劾之 啓
大臣鞫獄議讞者亦有平反之請至辛巳疏决之日廟堂明其罪状之曖昧 聖

敎諭以本情之無他放釋之　恩蒋被於生前復官之　命随加於身後而及夫
新聖御極之初又申　前朝曠蕩之典則先生被誣之實固已入於前後　聖明
之體察向来當軸之人亦旣舒寃而救解之矣惟是一種修隙之輩恣意羅織巫
口詆毁遂使　天澤阻隔而不流至寃鬱結而靡㬥噫噫亦慘矣自古儒賢之罹
讒忠藎之抱枉孰有若是之甚者乎生等竊惟念吾嶺士風自昔有稱凡係衛道
扶正之事孰不碎首爭先而獨於此老乎尚不能為之一辨者雖縁時議之未當
餉禍之可慮而亦坐於士氣之不及曩時而然也今者　日月方新四門廓開凡
諸寃枉幽鬱次第獲伸則吾輩為先生一㬥危𣏌不於此時而又何俟乎或者以
為即今朝論尚有撕捱之嫌此時封章恐無伸㬥之望生等竊以為不然往時南
崔尹李諸相即今日當路群公之領袖前人旣以論救於當時而後人乃反沮抑
於今日乎況今此之擧成敗利鈍付之於不可必之域而惟為吾之所當為以廣
幾解惑於一世而有辭於方来者乎生等玆與奬府士林齊會於本校議以克合

為指日裒足之計敢此徧告于列邑同志諸君子冀有以感激奮發協聲相應伏
願僉尊各自惕念出力共濟克完大事千萬幸甚○二月初七日遠近士林齊會
設疏于鄉校菁莪樓本府虎溪三溪屛山周溪青城鏡光龜溪道淵魯林勿溪泗
濱各書院黙溪伊溪兩精舍陶淵梧溪龜潭福川松坡甘泉九潭道村松川周村
水谷勿野沱陽各書堂太師廟鄉廳醫局答通及物件來到府使李公仁復以小
米一石太二石正二石錢文二兩黃筆五柄真墨五丁來助列邑校院及公私所
助逐日相續而至禮安陶山書院大丘伊江南岡研經三書院寧海校院義興校
院仁同鄉校延日校院順興校院英陽校院奉化校院比安校院青松松鶴書院
慈仁校院慶山校院尚州玉成書院善山校院龍宮校院豊基校院玄風校院昌
寧校院靈山校院梁山校院咸安校院真寶校院義城校院清道仙巖書院宗原
校院盈德校院永川校院金海校院慶州校院金山鄉校晋州鄉校答通物件來
晋州儒生李台老錢文三兩壯紙一束白紙三束英陽儒生趙錫圭錢文二兩清

道儒生李碩材朴增遠錢文三两白紙一束密陽儒生李演安命夏錢文七两壯
紙三束白紙二束昌原儒生金尚鼎錢文一两白紙一束金海儒生李震徵錢文
二两軍威儒生洪有龜李台俊等錢文四两蔚山府使洪尚寅錢文三两白紙二
束魚鱔數種彦陽縣監李台望錢文五两壯紙二束白紙三束寧海府使洪尚寅
錢文三两白紙二束海錯六七種龍崗縣監柳敬時錢文十一两及他物十餘種
沃溝縣監朴崇古錢二两紙二束契樹察訪金泰華錢一两紙一束晋州牧使黄
劌錢文三两壯紙一束白紙二束右兵使崔鎮漢正木五疋壯紙二束白紙三束
晋州營將白守一正木二疋壯紙一束白紙二束送助各處疏本相繼来至○二
十三日權正言以未瘳不得入来疏廳與安近日鍊石及傍近士友會于陶山書
院議用趙都事疏本○三月初三日開坐杏壇公事員朴上舍龍相金上舍聖欽
以疏首圈點之意通于坐中出疏首薦首薦開寧李上舍壽寅副薦慶州李上舍
德禄末薦本府安上舍老石圈點則首薦準點出坐以朴上舍履相金上舍光國

爲疏色分定陪疏儒生以金命錫管行○初六日將啓行齊會杏壇贊引權夢撥
引接疏首出外疏廳午後登程所經州縣儒紳坌集相送校院各出力以資行具
○十四日入城十六日金命錫持疏本往李參奉浹寓所相與議定凡事且抹洛
中僉議皆以辛丑疏爲甚明切雖有他作必無過此者云故遂定用權正言疏本
○十八日奉疏詣 闕下呈疏緊喉院却不肯受自是月至四月初一日無日不
伏 閤改疏緊峻作政院者五而終不肯捧入勢無奈何遂奉疏而退 前後洛中親舊及京外從宦在城內者麟次叅繁頻不能盡錄焉

疏

前都事趙德鄰

臣等伏以 先朝儒臣李玄逸講道山林造詣精深踐履篤實遭遇 先大王拔
自草茅擢置臺省多所建明卒與時議不合而去留落不前晩更際會起膺 召
命數年之間位躋崇班出入啓沃契合昭融不幸 禮遇未終橫被搆誣拘囚栫
棘身幾不保尚賴 天日孔昭察其無他 曲賜保全放還田里繼因 國有

慶首還告身旋以臺論互爭沮格不行逮我 主上殿下嗣服之初適追 先志
特降給牒之 命喉司繳還臺府爭執旣不得請則又爲金昌集李健命等公肆
誣罔強聒不已遂使 成命還寢臣竊痛之臣等竊惟臺臣之所論執相臣之所
搆捏以爲人臣之極罪者亦惟曰不循壼彝自絶于天兩句而已此兩句乃玄逸
己巳論救中殿疏中語而本自驀綽說過以起救護張本而此輩就元疏中截去
上下孤行此句突兀揭起以爲陷害之阱以售眩亂之計臣等請以玄逸前後兩
疏極言而竭論之以聽 聖明之財幸焉往在己巳五月玄逸承 召在道拜工
曹參議行到圻邑始聞 國有大變 坤極動搖驚隕震駭卽搆疏附進所懷而
惓惓乎妃匹風化之本原反復乎漢光宋仁之失德而於愼始敬終之道三致意
焉投之縣道則縣道以禁令纔下而不受急於上聞違例徑授書吏呈于政院則
政院以禁令極嚴而不捧徊徨踊踖之際 處分已下位號已定矣雖無反於事
而可以自效者惟在於致尊安之道極保護之儀故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遇

災求言應旨投疏而　上天之威怒未霽　中宮之降出未久其在進言之道不敢言無故降出須有十分婉曲之語庶效一端調護之誠其曰不循自絶云者姑以略順當日之　嚴旨以見見絶於所天其以自絶為言將欲效其款款之愚亦不敢專歸之上身而激之也是故纔安此兩句其下即繼之曰六禮所聘正位中宮則所以嚴正嫡之位也奉承　王尊殆將十年則所以明　配體之尊而移處離宮量賜廩料者依漢宋故事致其奉養之禮也為設防衛謹其糾禁云者据周禮經文用王宮之義也縷縷血懇斥斥赤心炳炳如丹斷斷無他而奈何一時之人乘時逞憾抉摘言句以至回㬥變之辭目之以極罪以防衛糾禁之請指以為陰秘及爰辭上達據經暴實則發論臺官自劾爽實按獄大臣原情上讞而尚持餘論栫圍絶塞雪窖炎荒必欲置之死地而　天鑑在上照燭無餘首議疏釋俯詢諸臣則大臣崔錫鼎以為玄逸罪狀不明而以設衛繼廩之言觀之則決非謀害矣吏曹判書臣李畬以為以疏意觀之則本情非謀害矣此兩臣者非有愛於

玄逸而其所讞議實出公心故得蒙放釋之恩曾未幾時繼下原復之命雖以
一時之浮議未克採奪百世之公論至此而可定矣迺者我 殿下特命給牒者
蓋出於追 先王之遺意而修郄之徒乃謂 先王未嘗擧論於前後 大霈之
日其罔上無忌憚亦已甚矣嗚呼已巳之變臣子之不幸自見 翟儀出宮降處
閭閻從衛單寒次舍荒涼為臣子孰不欲號泣而隨之以冀 天心之悔悟哉誠
未感回事已至此則一時諸臣進不敢言退不敢議者誠恐欲益反損是以抑鬱
而無誰語玄逸乃於始聞之日陳疏獻規雖不得上徹而其苦心猶在也又於事
定之後進言不已雖不蒙 俯施而其誠意獨至也其樹立如此其忠鯁如此豈
非仁者之勇巽與之言而獨以些些言句受此黯黮以沒其身直至三十年之久
持之益急置之不測之科豈不謬悖大寃哉臣等每痛其受誣罔極久欲封章叫
閽而玄逸自以報國無狀死不償責凡有此論輒抑而不許臣等泯默以俟今日則
玄逸死矣齎恨入地懷痛窮天永無昭雪之期臣等不言臣等亦有罪矣須嘗一

進封章庶暴危悃而見阻喉司逡巡而退今者朝著一新妄意進言之路不比曩日欺負之習一洗舊套是敢千里裹足合辭齊聲冒貢封章庶幾登徹於 黈纊之下而竊自念玄逸出入 冑筵獲近 晬穆之光其甲戌下鄉也 先大王引對清燕仍 宣召我 殿下同侍前席玄逸叨被 異恩還家感泣而每欽誦玉質天成聖學日就是能承燕翼垂裕之謨基 宗廟無疆之休臣等與聞而言猶在耳 殿下盖嘗觀其人而聽其言矣至於前後疏本或者未盡經 睿覽輒敢畧取疏語逐段辨析繁而不殺淨寫投進欲望 殿下試賜省覽日月之明必能得其心而洞燭其誣揑矣伏願 殿下俯記簪履之舊痛仵萋菲之言夬施曠蕩之典一洗冊書之寃以慰泉壤堙鬱之懷以答士林顒祝之望

前參奉鄭葵陽

又

恭惟我 主上殿下踐阼以來端拱而龍見淵穆而雷聲 宗祊再安王章亦明凡在含生食毛之類孰不欽仰 聖德鼓舞神化哉獨我故儒臣李玄逸誤以文

字之誣尚阻 大霈之典者方且三十年矣昨歲 殿下知其冤也斷自 宸衷
許復官爵此則庶可以伸鬱疏塞少慰多士之望者而旋因相臣臺臣請張沮遏
使已成之 命纔涣而還收臣等竊爲之慨然也嗚呼玄逸學問淵源自有傳授
不必覼縷於 四聰之下而 先肅考大王聞其賢而禮聘之數歲中超遷爲大
宰苟非言論風旨足以動人主而聳一世者寧有是哉玄逸感激 恩命不敢固
守東岡其相得之歡交泰之盛雖古之都俞吁咈者無以加之則知玄逸之心者
無如先 大王也不幸己巳年中 仁顯王后降在私第時則玄逸以國子司業
赴 召命行到廣州始聞其報乃曰 國有變而未及匡救臣罪大矣即以盡人
倫善處變之道瀝血剖肝寫作一疏從縣道投進則本州留守辭以 嚴旨不肯
上送故旋爲貼黄疏末依宋臣鄭俠違禁發遞之例而令曹吏徑進政院則政院
又不受當是時也玄逸之憂傷煎慼欲一碎首殿陛而不能得者庸有極哉未幾
因雷震之變自 上下求言之旨玄逸自幸其得言之秋而第念 天威震疊當

未開霽若於此際盡言不諱則自已禍福本非所恤而其於 坤宮未知處分果何如也是故措辭下筆之間務要詳審委曲不敢以無故降出之語直指而顯諍之先言不循壼彝自絶于天兩句然後繼之以六禮所聘正位中宮奉承 至尊殆將十年今雖廢黜當處離宮別舘設防衛繼廩料等語蓋納約自牖之義當如是也而其時簸磕之徒反以此爲玄逆一件罪案臣等竊惑焉當初 先大王之不豫於 坤宮也敢諫者論以違律故滿朝股慄不肯出一氣以效其忠而玄逆獨自冒鈇鑕犯雷霆言人之所不能言是所謂知有君而不知有其身者也在昔文忠公李恒福之諫廢 母也引瞽瞍常欲殺舜之語以擬之夫瞽瞍天下之頑父也而喻之於不當喻之地豈眞以 母后有殺舜之心哉 文穆公臣鄭逑曰內主詛祝外應逆謀母子之恩已絶神人之憤孰甚此豈眞以 母后爲有是事哉然 仁廟反玉之後朝廷不以瞽瞍之事逆謀之說追論其罪反以爲忠臣至今國人傳誦以爲美談蓋緣慰 君父之意而濟 國母之危者不如是不足以有

概於　上心也今有閭閻一孝子有其母見忤於其父被黜則其子善於幾諫者當直言其母之無罪乎若然則無益於母而增父之怒也必從容婉辭曰母誠有罪矣然不若姑為容忍以全夫婦之恩然後怒父可恍而出母可返及其母返之後始乃追咎曰曩汝以汝母為有罪是無子道也其可乎哉君臣猶父子也向之論李玄逸者何以異於是若所謂為設防衛謹其糾禁云者其時　坤宮雖或不幸而處閭家以昔日　國母之尊而降屈畸苦與匹婦無異其所居之屋亦荒涼踈絶了無衛護防禁之事則為臣子者其忍恬然熟視不思所以尊安之道乎況王宮糾禁之法載在周禮防衛之請蓋出於此而論者又以是目之以侵逼噫嘻亦甚矣不顧本意只抉文句至令尊上之意反為侮上之歸忠君之誠未免負君之罪則天日照之鬼神臨之此雖不足為玄逸污衊而多士之抑鬱斯文之闕釁亦豈非　聖上所當體念處耶玄逸前後心蹟如彼其懇懇無他故當時大臣如南九萬崔錫鼎李畬等為之相繼救鮮此實廟堂公議也倘令三臣者不死玄逸

之快伸無餘憾應已久矣臣等竊伏聞文敬公臣尹宣擧遺集中有一兩句犯觸
孝廟論以不道鐫削其刊本毁撤其祠宇似若無所容於覆載之間者而 殿下
訪落之初首先䟽釋此誠 盛朝美事也今此玄逸文字之誣實與宣擧同而尚
未蒙伸雪之擧 殿下之於二臣豈有好惡之偏哉此由臣等尊賢衛道之誠不
及於湖儒擧幡之義也頃年金聖欽等僅上寂寥一章而亦不能發明玄逸心事
雖以 殿下之明何能盡燭於覆盆之下哉善乎宋儒司馬光之言曰國家不可
以禾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今若不采其實虛勒罪名不究其意但誅其文則豈
不爲司馬光之所譏議也伏願 殿下仰體 先王禮遇之恩俯念儒臣忠懇之
誠特 命辨究復官以慰章甫之望（權正言所製就辛丑䟽本畧加增減洪主簿所製大意與兩䟽本同故今皆煩不復録）

今上甲辰十一月前掌令羅學川應 旨陳䟽訟先生寃

䟽略曰李玄逸之得罪不過坐文字之失而多年竄謫以其罪也故歸田里赦其
罪也復其官爵 先王之命所以厚之也既罪矣既赦矣其人與骨皆已朽矣而

及至今日罪名如初并其子若孫而廢之噫嘻亦太甚矣書曰令出惟行不惟反

惟我 肅宗大王命復官爵者前後凡幾皆出於 特令而一令而反二令而反

三令而反之至於歲抄亦不舉論黨論常勝而 王命常不勝一之已甚其可每

乎其可三乎若使此人得罪君父而不得罪於時論則 兩聖前後之 命亦不

至於沮格而不行也此臣之所未解也至如己巳之人目之曰名義罪人人臣得

罪名義則何敢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哉此誠禁人錮人之好題目也然當時盡

臣節者獨朴泰輔一人若使泰輔責其在廷之臣曰汝何不效死如我云則固不

敢辭其責而必受罪之不暇若以泰輔之出於其黨而其時其黨之為大臣三司

同在於其庭者皆以泰輔自處責人之不能盡節則不幾於五十步而笑百步者

乎臣竊笑之且名義二字自有定體決不可任情輕重而舛施之也故惟我 肅

宗大王嘗下教曰己巳事豈可比擬於光海時耶若以諸臣不能碎首力爭為范

仲淹孔道輔之罪人則容或可也何可每以不當擬之事比之於不當擬之地耶

古語曰欲投鼠而忌器何敢若是其無嚴大哉 王言辭嚴義正如日星之昭揭則此不爲當時諸臣之斷案而諸臣之心事畢露無餘矣南九萬尹趾善申琓亦豈爲己巳人地而猶不敢以名義罪之建白以言其不能力爭之罪而明其名義之爲無據今日諸臣亦豈盡不識義理之人而不有君父之教强執偏黨之論勒加以不當加之罪反爲脅制之欛柄但知投鼠之爲急而不顧其器之爲可忌其於人臣分義果何如也 聖教所謂何敢若是者盖言人臣分義之所不敢也而乃敢敢其所不敢而敢之此又臣之所未解者也

答曰應旨進言予甚嘉尚而予以爲爾亦未免於朋比之習也

南谷雜錄曰乙亥六月疏決時領相南九萬曰己巳伏 閤諸臣臺 啓中至比於鄭造尹訒極爲無據 上曰當日諸臣不能碎首力爭爲范仲淹孔道輔罪人則容或可也亦不可比擬於呂夷簡九萬又曰光海時責在下己巳事責在上 上曰見比於光海者極苦寡躬失德雖多豈至如光海乎於是應教金鎮圭疏斥

九萬 上特下備忘記罷黜鎭圭不叙噫其時在廷諸臣未盡匡救之責而猶蒙
聖教之原察况在嶺海千里外疏逖之臣始聞於事定之後者乎廣州封章見阻
邦禁雖未登徹亦足以暴白於世且請慮疏爲 國母靡不用極而以處變一句
語至擬於昏朝賊臣豈不繆悖乎哉

丁巳夏門人副修撰金聖鐸上疏訟先生冤 上震怒命拿鞫 先是丙辰春一邊人有請宋從祀文廟之請嶺儒李構至等疏斥其非湖人李海老嶺人申鑑為構至對擧疏誣毁南中儒先無所不至并攻金聖鐸轉及於先生極其狼藉至是聖鐸用辭疏略辨其誣枉之狀

疏略曰臣於前年因辭司諫院正言疏附陳區區愚見而略論黨論之沉痼士習
之不正大為一邊人所憎惡湖儒李海老等疏斥臣以陰秘凶巧嶺儒申鑑等疏
目臣以詖言誣說其所搆揑侵攻殆無餘地而醜詆之辱又及於臣師臣李玄逸
至與昏朝賊臣仁弘比並爲誣噫臣之受誣不必卞白而至於玄逸則戴盆之冤
已至四十餘年之久矣今又緣臣一疏遭此無限詬辱在臣生三事一之義亦豈
忍泯默而已耶玄逸之至今名在罪籍者以己巳秋應旨疏中一句語而若以其

全疏本意觀之則實欲為 聖母致尊安之道為 先大王盡處變之義已卯之
賜環辛巳之全釋庚子之復官雖或行或寢而既蒙 天鑑之下燭又有相臣之
平反則其本情之無他亦可見矣況玄逸當己巳初其以司業被 召在於四月
行到廣州為 坤聖陳疏而見阻喉司不得呈徹則其謂之主張邪論者不亦寃
乎臣知 殿下於己巳之事付之先天而竊自慟以臣之故辱及師門不避猥越
冒犯忌諱伏乞 聖明憐其情而察其實 疏入承旨柳儼啓曰卽者校理金聖鐸疏因縣道上來臣等觀其措語則固向者儒臣疏伸卞其師而名在罪籍何敢肆然陳疏曲為營護乎至於己巳之事付之先天等語尤極凶悖無倫棄亦今日臣子安敢以此等語陳之於 殿下之前乎如此之疏不可循例捧入而亦不可不一經 睿覽以俟處分故不得已捧入之意敢 啓 傳曰知道同日備局堂上引見時 上特下嚴旨卽令鞫於是司諫許沃持平洪啓禧進士李德臣等疏等迭進交攻連施四次 刑訊而終不服

七月豐原君趙顯命上疏伸金聖鐸 上命削顯命官職 初趙台以金學士薦主為洪啓禧所論罷至是 上特命叙用卽 上疏論之
疏略曰臣罪名纔勘情地尚艱實非開口言事之時而況且以薦進嶺人被譴

左何敢以嶺人事有所論例也然此關國家刑政大體而旣有所懷豈忍以微嫌
細故徒拘而不一陳於明主之前也聖鐸以妄言將抵於死是其自取固不足惜
然其實則玄逸乃根本也聖鐸乃枝葉也根本之玄逸死於牖下枝葉之聖鐸死
於桁楊則其於本末輕重之倫果何如也況朝廷初不以逆律勘玄逸而以護逆
責聖鐸不幾於罔民者乎 先朝與當宁事體雖曰不同玄逸與聖鐸輕重不亦
有間乎必欲以護逆誅聖鐸則追行孥籍於玄逸而後可也不然金石之典自有
次序護逆之律不可輕施於聖鐸也明矣至於先天之說亦豈有別般隱情可以
限死鞫問者而朝廷之名論太勝王獄之議讞失乎惜乎 殿下之廷曾無一介
張釋之耶國有事則曰是曰非可否相濟自三代已然今則一夫唱之萬人同聲
在外或憂其過中入對則皆言其可殺心口異行忍能面謾間有一二傳生之論
而旋復沮縮不能自遂又何其不武也
傳曰位在重臣有懷所陳即何不可但關係重處宜乎審慎工款所陳已浩寒心此

猶不足下教而於聖鐸則關係若何而終致杖斃其心若過則雍容以陳其或可也而其所下語極涉謬矣玄逸之不盡其法曰非護逆則於麟經衮鉞何其勅勵先於此人關係尤重豈可以其人伎倆而置之此疏還給削職

是月臺諫條命臣上疏攻趙台仍及先生所撰鄭文莊碑陰記疏畧曰玄逸之罪不但疏辭悖逆撰故判書臣鄭經世碑文不載仁顯王后於其中子孫經今掩置不敢出此非逆乎

錦水記聞曰趙龍洲撰愚伏鄭文莊公神道碑文其家無資力久未刻樹後四十年今 上壬申癸酉間其曾孫錫僑始鳩工立石請追記其孫曾未傳于碑者仁顯王后實爲文莊外曾孫女而方 就私第故有所諱而不敢書甲戌 復位後一邊人又將因此別作題目添一禍網爲自中稍持公議者所沮事得已其後數年宋炳翼出牧尚州慫史其家刊去其刻而後已昔宋晏殊撰李宸妃仁宗所生之母誌文有云生一女早卒無子及章獻劉太后仁宗嫡母崩仁宗見其誌恨之出誌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爲臣子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

呂許公時爲首相對曰方章獻臨朝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仁宗默然不復罪也命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後八相以今觀之晏誌雖不敢言有子不必言無子而猶爲時相所伸辨況當日事勢既不敢言定位坤極又不敢言廢處閤家則諱而不書之外當如何處之乎後必有辨之者

八月正言閔宅洙啓請毁祠依允 啓略曰今聞李玄逸之書院在於寧海其肩非私創之狀誠極寒心不可一刻留置至於地方官之任 其營建不爲禁斷之罪不可不論並令道臣即日毁撤創建當該地方官黜職不叙 上允之○明陵丁卯士林爲存齋先生立祠於寧海仁良里西麓下名曰仁山書院後四十二年戊戌道內章甫以先生已蒙全釋之恩就其廟並享之至是道臣承命撤享

是月趙相顯命上疏復申前說 上命還給疏本 自趙台前疏後 上即傳曰金聖鐸推鞫吏待下教爲之於是禁堂趙尚絅尹陽來徐宗伋金聖應等聯名引嫌戶判金就魯禮議申晩修撰韓翼謩洪昌漢正言李命坤閔宅洙司諫徐命珩掌令尹得徵等相繼攻趙台至請遠竄承旨李守沆李重庚俞健基校理鄭履儉等上疏伸趙台彼此交章朝著震蕩 上以時象不佳至於閉門却膳至是趙台始蒙 給牒叙用故有是疏

疏略曰蓋臣前疏所論不過法律輕重非敢干於名義耳名義雖嚴豈可捨法律而求之哉只緣臣文辭拙直不能爲婉遜委曲之語致令見者駭愕聲討森嚴猶

非天地父母旻覆而曲庇之則性命幾乎不全滄浪之取尚誰咎哉然臣於此竊有所未曉者昔在辛巳故相臣李畬以判義禁請放玄逸甲辰冬嶺人羅學川上應旨䟽顯訟玄逸載在記注書者可按覆也前後一玄逸而學川訟之則獎用之聖鐸言之則誅戮之請放玄逸如古相臣者則見推為領袖略論聖鐸如臣者則不免為護逆未知名義有時而輕重法律隨人而低昂耶

傳曰王者處分豈可無信既付混沌則設或陳之不必若此而不恢快意甚涉非宜給之全學士因此遂得減等移棘于海外後一年量移湖南之光陽縣

葛庵追訟錄下

上葛菴書　　蒼雪

秋間因洪太僕所附致慰狀窃計已關崇聽向於科儒之還知台體重患寒疾旋就平善欣慰何極恭聞呈假南歸拘忌不敢迎拜路左仰叩展布次第為之悵然一出世路經歷事變平生抱負已略試矣窃觀 聖主寵擢禮待之隆君臣之際不可謂不相遇矣未知果出於中誠相信者耶抑或有出於聲音笑貌者耶朝廷大臣有冒愛慕而為之調護者乎吾之所以獻替謀猷者有可以塞重望報隆遇而有辭於良史者耶夫山林特起與科目常調不同 聖主之所望士大夫之所期待莫[illegible]君子事業責之一言而不中一事而不稱輒羣起而尤之其能如胡文定之[illegible]者有幾人哉今之由是路出者其亦難矣一日而八朝則朝廷之闕失不可以[illegible]言君德之愆違不可以不正民生之利病國家之休戚不可以不留心其雖跧伏山中不聞其政之失其事之闕然上則災異荐臻而天心未豫下則貪贓肆行而民生不遂矣廉耻道喪奔競成風至以科擧一事言之内而京試外而鄉選私意橫流蹊逕

紛然國言藉藉有識寒心不謂昏朝覆轍復見於今日也在今改軌之初正宜君臣交勵大小協謀施為舉措一出於正使無隙可議無間可乘猶恐不足以鎮浮議而杜讒口況其所以行之者若是其憒憒哉愚恐一番退處之人不但反唇相訾方且陰拱竊喜而他日僨事之後在家不知之責先生亦不得以辭之也門下以休休有容之量有拳拳好善之心應知遇蒙顯擢自通德不數朔而躋嘉善契合之隆誠曠世一遇矣　聖上既待以非常之寵禮先生既不得終辭而受之則人亦不得不以非常之德業責之言他人之所不敢言正他人之所不敢正格君心之非任世道之責四方之人不以望於他人而望於門下其將何以當之哉退陶先生嘗言吾東方之稍有志慕道義者多罹世患雖由地偏人澆亦其所自為有未盡學未至而自處太高不度時而勇於經世況今之時與退陶之時又加遠矣舉國奔爭朝著為戰場而失志之流睢盱辟睨幸　國家有事而欲乘其隙者嗚呼其危哉於是而訏謨設施又不足厭人心而服眾志則不幾於以燕伐燕而束緼救焚乎先生如不得終辭

世道之責則其惟益務正學益拓宏規自治之功則一毫不敢忽易致君之業則一事不敢放過正己而率物責難而陳善行大中之道絶偏私之累且博求直諒敢言才識遠慮之人收之門下使之集衆慮廣忠益又推之以至誠處之以大公確然獨立於頹波之中超然遠覽於幾微之際使存諸中者純粹而正大見於事者光明而俊偉赫然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變一代之風釆庶乎上酬明君之知而下慰蒼生之望不審先生其有意乎如其不可則曷若及今早與之判決試以一事爲之兆以觀聖主之俯仰而定其行藏不有愈於坐縻虛禮逡巡有待而未免顚沛於末流者哉某狂簡小子行不掩言自家心身全不能理會而敢論大君子出處之道誠既愚且僭矣惟平日感先生奬掖之私義不自外所以不自量而效其區區如此惟先生不以人而廢言矜其愚而察其誠焉

又

三月中連承遞便所付書恭審絶漠氷霜謫居道體神衛康泰奉讀感歎不啻得隱

世音也節屆初夏塞外凍釋伏惟起居益連安吉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固君子之能事況窮味書意方以任重責大道遠年暮為憂矍然有望道不見惟日不足之歎以此發憤之誠忘憂之樂將不知鍾鼎之為榮栫棘之為窮區區牢愁滯鬱固不待箒堤以障而自退聽於三舍之外矣羨承縷縷垂教不以愚無似欲推而納諸君子之科惓惓有矜迷牖惑誘掖接引之意口詠心惟怳如陪函丈奉音旨忽不知沙塞關河之貽阻也其向者亦嘗有意於此事只坐脊梁不硬擔荷不起既不得日受鉗鎚於嚴師畏友之側初緣被人標榜卒成與俗遷渝一向放倒馴致狂肆遂為四五十無聞之歸環顧自失茫然愧赧今欲回頭任脚尋理舊業而鼎器已破錮露不下新嗜靡甘舊習難奪計非歲月工夫所能追補朱夫子所謂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真是知言而只是即便不如此甚非[illegible]事也前秋下鄉意欲仍往不返鵑未及春暮而度專人求遞輒為僚友所阻搪既又念齋郎祿隱只是門蔭例授貧卑冗散不過為關柝之流古人偶奇婆娑蔵身羈絆亦或一道且流聞北鄙遷人以

年荒似有南移之擧或覲過路邊拜遂於月初復到齋所所謂援而止之而止者茅未知其能不自失焉否惟先生酌義垂教俾免尤悔如何齋居僻靜不失為山林歲月正好為學而近有科業之累殊不省事也謫中還有書籍可備繙閱否曾見晦齋李先生謫中撰中庸九經衍義未及成書而下世實為斯文欠典先生若能續纂克成完書作一經世之大訓不但於先正有光豈不為世道之幸歟餘伏祝為斯文增護以慰遠誠

非栗谷李氏四端七情書辨

葛庵

退陶李先生嘗與高峯奇氏有四端七情辨反復論難久乃歸一其後有栗谷李氏者出斥退陶之定論拾高峯之前說以為高峯之說明白直截退陶之論義理不明肆加譏誚不少顧忌間或不能盡乎人言而勒加把持其說縱橫顛倒參錯重出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而由知道者看之適足以為未嘗聞道之驗彼方且攘臂高談振而矜之以為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雖千萬雄辨之口不足以回鄙見儼然有

自多之氣非特其説之流禍將酷只此氣象已先不好有以啓後生薄前賢好已勝之弊吁可畏哉今其説頗行於西湖間以為理氣無互發之論發前古所未發書契以来未嘗有公相傳道蔓延肆行學絶道喪世頗惑之故竊不自揆掇取其所與牛溪成氏書中所言尤害於理者輒敢逐條為之辨欲以曉當世之惑而但恐微學賤言語不足以取信故凡所駁正不敢輒據已見舉用先賢議論為之按斷後之覽者有以考焉

李白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七情則統言人心之動有此七者四端則就七情中擇其善一邊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對説下矣

愚謂七情固是性之欲然却觸形氣緣境而生故有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四端固是秉氣而發然以其直出於仁義禮智之性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也蓋其所從来各有所主自其根本而已然初非發則一途而既發之後擇善一邊而為四端也愚故曰四端七情立言命意自不相蒙不必牽引配合

而强爲一說也李氏謂四端七情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對說下矣而朱子曰喜怒人心也惻隱道心也則朱子固以四端七情分屬人心道心而相對說下矣李曰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不兼氣質而爲言氣質之性則却兼本然之性故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則兼四端孟子擧其大槩故只言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而其他善情之爲四端則學者反三而知之人情安有不本於仁義禮智而爲善情者乎

愚謂李氏謂四端七情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有兼氣質不兼氣質而爲言者固是旣知其然則當各就本文以究其指意之所在可也何必强爲牽合尋覓仁義禮智之端於血氣勞擾人欲膠擾之中乎盖孟子之前未有言性善者孟子懼是理之不明思有以明之而但性之本體無聲臭形象之可言惟其端緖之發最可驗由其有四端必知其有仁義禮智之性猶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技葉同一條貫也孟子本意但以四端爲仁義禮智之發而不曾說道氣上故朱子之註解孟子

未嘗及氣稟之說乃曰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挖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也今必曰七情兼四端欲明四端七情同為氣發之驗其亦異乎朱子之旨矣

李曰其發而直出於正理而氣不用事則道心也七情之善一邊也發之際氣已用事則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惡也此三条出初答成牛溪書

愚謂李氏言直出於正理而氣不用事則道心云者則是矣而其曰七情之善一邊云者則不是蓋道心發源於性命而不生於形氣也其曰七情之合善惡也則是矣而其曰發之之際氣已用事則人心也者不是蓋人心本生於形氣不待其發而氣已用事而後為人心也李氏既謂七情包四端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對說下矣而又以道心為七情之善一邊又曰氣已用事而後為人心則不免其說之自相矛盾矣

李曰吾心之用即天地之化也天地之化無二本故吾心之發無二源矣人心道心

雖二名其源則只是一心若謂理氣互發則是理氣各為根柢於方寸之中未發之時已有人心道心之苗脉理發則為道心氣發則為人心矣

愚謂李氏以天地之化無二本明吾心之發無二源則似矣而實不然也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太極陰陽不可謂有二理然以無象與有氣而言之則不能無道器之分朱子曰太極在陰陽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子語止此）此言天道人道皆然也由此推之則天道之元亨利貞人性之仁義禮智皆是形而上而全是理故由是而出焉在天為繼成通復之化在人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若天之陰陽氣化人之血氣軀殼皆是形而下而雜以查滓故造化之施或有夏寒冬熱之變而所生人物便有厚薄美惡人心之發或有中節不中節之差而食色攻取至於化物窮欲何為而然哉於穆不已之命純粹至善之性固無有不善而以氣化騰倒好惡無節而有此常變淑慝之分也夫然則豈可謂陰陽太

極終無形而上下之殊而人心道心果無根柢苗脉於未發之前耶

李曰所謂或原或生者見其既發而立論矣其發也爲理義則推究其故何從而有此理義之心耶此由於性命在心故有此道心也其發也爲食色則推究其故何從而有此食色之念乎此由於血氣成形故有此人心也云爾非若互發之說或理發或氣發而大本不一也

愚謂李氏以或原或生之說爲見其既發而立論欲以明理發氣發之失然孟子欲明人性之善而先言四端以明性之本然今以此心之發由義理者謂之原於性命以此心之發由食色者謂之生於形氣者意亦如此蓋所謂泝其流而知其源者也李氏今所推說適所以發明人心道心發於理發於氣之理而猶復云云是猶言十不曰二五而曰五二也不亦惑乎蓋李氏之於退陶則顯加譏詆無所忌憚在朱子則多方遷就曲求其合而卒不能出乎本旨之外其所蔽亦可見矣

李曰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此二十三字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無先後無離合不可謂互發也
愚謂李氏所謂發之者氣也非理則無所發此二十三字掇拾前人言句揣模為說到初非分外奇特而使自誇說以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則已過矣況其所以為說不能無失蓋其意以為氣之始雖自理發及其既發則動靜云為機自爾也而理無與焉殊不知理之所以為理者其體冲漠無眹而為生物之本其用發於事物之間而無所不周也李氏又譏老先生互有發用之說慢罵虛喝前後重沓然窮詳老先生當日所論則以二者相須互在其中為說初無理氣有分合先後之意而李氏勒加把持障斷人話頭亦可見其不能盡乎人言從容玩索之病也
李曰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意必有在亦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非曰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也
愚謂李氏以朱子理發氣發之說為意必有在而釋之曰是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則其言疎濶無情理若朱子之意果出於此則其命辭造語必

下隨之似衍

不如此安有欲說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之故而謂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乎蓋或原或生理發氣發之說分外明白終不可作別意看故羅氏以為有二歧之見奇氏以為偶發而偏指是雖不得其理而猶不失其言之本指今李氏乃欲驅率前言以從已意並與其言而失之可謂惑之甚矣

李曰退溪立論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所謂氣發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為然四端亦是氣發而理乘之也若理發氣隨之說則分明有先後矣此豈非害理乎

愚謂李氏以理發氣隨一款為決正公案持之不置然不能盡乎人言而遽為之鍛鍊羅織者也夫所謂理發而氣隨之者猶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謂也理才動氣便隨之豈有先後之可言乎如屈伸在臂反覆惟手屈之伸之臂須隨之反之覆之手須隨之又如人隨之乘馬馬隨人人纔動着馬須隨出非謂人已出門馬尚在廐待驅策牽引而後從之也朱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非是動

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截然有兩段先有此而後有彼也朱子說止此此其為說較然明甚其於理發氣隨無離合無先後之義可不謂明證乎且李氏非以四端為氣之發欲與七情配合為說則孟子說出四端發明人性之善大有功於聖門之意果安在哉勉齋黃氏之言曰方其未發此心湛然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實與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同條而共貫也勉齋之學精微縝密不應不見理氣不相離之妙而亂道胡說今以退陶之故又可同科而並論耶

李曰見孺子入井乃發惻隱之心見之而惻隱者氣也所謂氣發也惻隱之本則仁也所謂理乘之也非特人心為然天地之化無非氣化而理乘之也是故陰陽動靜而太極乘之則非有先後之可言也

愚謂李氏以理氣不相離非有先後之故而謂見孺子而惻隱者氣也則失孟子之旨矣謂陰陽動靜而太極乘之則又失周子之旨矣夫理氣固不相離然方其

乍見孺子入井時心中本有之理隨觸而發心包蓄不住氣着脚手不得（此三轉語節畧朱子語）則惻隱豈非理之發耶孟子元初本意固出於此而今以四端為氣之發則其可乎哉夫太極固無聲臭影響之可言然實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此亦朱子語）則不是空虛冥寂但為陰陽氣化所乘載而已也故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朱子釋之曰此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自是超然於形氣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如是而已矣（此朱子語）此言太極自有動靜也何關於氣乎今曰陰陽動靜而太極乘之則是以太極為箇虛無空寂一物事而已其可乎哉所謂乃發亦未安

李曰竊詳退溪之意以四端為由中而發七情為感外而發天下安有無感而由中自發之理乎今若以不待外感由中自發者為四端則是無父而孝發無君而忠發無兄而敬發豈人之真情乎見孺子入井然後此心乃發所感者孺子也孺子非外

物乎安有不見孺子之入井而自發惻隱者乎就令有之不過為心病耳非人之情也

愚謂李氏謂老先生以四端為不待外感而由中自發張皇其說肆為譏揣然今按老先生所與奇氏書則有曰四端感物而動固無異於七情但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氣發而理乘之未嘗不待外感由中自發之語則李氏何從而得此無稽之言乎孟子本以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明在中之理隨觸而發之義老先生固不應背却孟子本義而向別處做出葛藤之說也

李曰七情包四端不可謂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夫人之情當喜而喜臨喪而哀見所親而慈愛見理而欲窮之見賢而欲齊之者喜怒哀欲四情仁之端也當怒而怒當惡而惡者怒惡二情義之端也見尊卑而畏懼之者懼情禮之端也當喜怒哀懼知其當喜怒哀懼是此屬又知其不當喜怒哀懼者非此屬智之端也善端之發不可枚擧大槩如此七情之外更無四端矣

愚謂四端七情各自為一說其不可牽合為說也久矣朱子旣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云而於七情分配四端之說未嘗領可其答喜怒哀樂愛惡欲却似近仁義之問曰固有相似處於喜怒哀惡是仁義哀懼主禮欲屬水則是智之說曰且麄恁地說但也難分其答喜懼哀欲都自惻隱上發之問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蓋其所從來各有根柢所以為說各有地頭不可混而同之比而合之李氏於此未嘗低心下意參互紬繹以究其同異遽欲以一進槩之故其所為說每有把攬牽合支離遷就之病殊可惜也

李曰四端謂之主理可也七情謂之主氣則不可也七情包理氣而言非主氣也子思論性情之德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舉七情而不舉四端若以七情為主氣則子思論大本達道遺却理一邊矣豈不為大欠乎

愚謂李氏謂中庸只言喜怒哀樂而不舉四端以明七情之包四端似亦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得其一而遺其二也蓋子思是混淪言之以明未發之前一理

渾然既發之後眞妄始則孟子是拕出言之只論其性不及氣質要人見得源流皆善子思說自是子思說孟子說自是孟子說語意自不相蒙若孟子只就子思所說喜怒哀樂中擇取善一邊而爲四端則其誰曰孟子專指其發於理者言之而爲發前聖所未發乎夫以一介物事指而言之各有地頭朱子曰孔子說性相近都渾成孟子却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必要去牽合便成穿鑿曰人心有分別說底有不恁地說底如單說人心都是好對道心說便是勞擾物事愚亦以爲七情有渾淪說底如中庸樂記程子好學論所說有分別說底如朱子理之發氣之發黃勉齋氣動理隨理動氣挾之類今以七情對四端說故有主氣主理之分也

李曰必以人心道心爲辭欲主理氣互發之說則寧如羅整菴以人心道心作體用看雖失其名義却於大本上不至甚錯也記上十條出奇答牛溪書

愚謂李氏於整菴人心道心爲體用之說顯斥其說而陰主其意以爲於大本上未錯夫李氏所謂大本者何理氣渾淪不可分開之謂也夫理氣自相依附離了

陰陽固不可以理言然就此上面當見其本體元不相離亦未相雜耳今以不相離之故而不復辨別其所從來者各有根柢以為人心道心其源則一既發而流於人欲然後方有人心道心之別云爾則是未發之際理氣渾為一物及其既發然後方揀別天理與人欲也如此則其所謂大本者將不免和泥帶水為一箇汨董底物事豈不大謬乎

李曰理氣之說與人心道心之說皆是一貫理氣之不相離者若已的見則人心道心無二源可以推此而知之耳惟於理氣有未透以為或可相離各在一處故亦於人心道心疑其有二源耳（右出答牛溪別紙）

愚謂心之虛靈知覺非有二體而其知覺從義理上去者謂之道心從血氣上去者謂之人心知覺則一而所從來者各有所主則不善其以一心而有兩揉也故程子以人心道心判為天理人欲分作兩邊說朱子亦以為人心者血氣和合做成道心是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自其根本而已劈做兩片說蓋天理人欲不是

同體而異用者也今以理氣渾淪不可分開之故而謂人心道心之發本是一途云爾則是以天理人欲渾爲一區有辨別性氣兩字不出之病其可以此而識別人於理氣有未透耶所謂舍己顱項而謂人顱項也

李曰理氣不能相離人心道心孰非原於理源一而流二朱子豈不知之乎特立言曉人各有所主若真以爲理氣互有發用則是朱子亦誤也何以爲朱子乎

愚謂李氏以爲人心道心皆原於理朱子非不知源一流二但立言曉人各有所主則是不得於言而不反求諸心從而爲之辭也夫或原或生之說已極分曉而彼猶多方遷就曲生訓解則固無可言者然朱子答李通書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主理故公而無不善主形故私而或不善公而善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私而或不善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爲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朱子止此）語此其爲說八字打開少無疑晦難明之處其與

李氏所謂人心道心源一而流二者果何如耶此則不待辨說而其同異判然矣朱子若道我本意如此莫枉帶累我則將何辭以對耶

李曰羅整菴識見高明有見於大本而即疑朱子有二歧之見此則雖不識朱子而能却於大本上有見矣但以人心道心為體用失其名義亦可惜也雖然整菴之失則在於名目上退溪之失在於性理上退溪之失較重矣已上二條出重峯牛溪第一書

愚謂李氏推尊整菴以為大本上有見而却譏其不識朱子者所謂販私鹽者得數斤蘸魚遮箇過得關津者也羅氏顯斥朱子有二歧之見誠為可罪然自立己見別作一義不復強為牽合差却本文正義則猶賢於鄙書蔓說多方遷就者之為尤無謂也其以人心道心為體用之說為名目上失其以四端七情互有發用之說為性理上失者尤所未曉今不必辨

李曰氣發而理乘者陰靜陽動而機自爾也非有使之也陽之動則理乘於動非理動也陰之靜則理乘於靜非理靜也陰靜陽動其機自爾而其所以陰靜陽動者理

也夫所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原其未然而言也動靜所乘之機者見其已然而言也理氣之流行皆已然而已安有未然之時乎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發無非氣發而理乘之也右出答牛溪長書

愚謂李氏謂陰陽動靜機自爾也非有使之也陽動則理乘於動陰靜則理乘於靜非理動靜也此實李氏主意所在本原綱領前後許多云云皆自此一模中脫出也夫理雖無爲而實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若如李氏之說則此理只是虛無空寂底物不能爲萬化之原而獨陰陽氣化縱橫顚倒以行其造化也不亦繆乎夫一理渾然貫動靜而爲之主故化生發育錯行代明萬端千緒不失條序夏熱冬寒水流山峙馬鬣牛角李白桃紅亘萬古如一日若不以理爲主而一任陰陽氣化之爲則必將夏寒冬熱山夷川湧馬生牛角桃樹生李花其絶異差忒殆不可名狀矣故朱子之解太極曰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古至今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其答鄭子

上書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有動靜乎又有問太極是兼動靜而言曰不是兼動靜太極有動靜又勉齋黃氏推説動靜者所乘之機之義曰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然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安得謂之無動靜凡此數説發明理有動靜之義如此分曉其與李氏所論陰陽動靜其機自爾非有使之者也理乘於動靜非理自有動靜之説果不相戾耶李氏又謂夫所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原其未然而言也動靜所乘之機者見其已然而言也理氣之流行皆已然而已安有未然之時乎盖其意似若以理爲在陰陽動靜未生之前及其流行發用則理無所與而獨陰陽氣化自爲動靜者然何其説之謬耶夫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一箇太極流行於已發之際歛藏於未發之時動便屬陽靜便屬陰即以陽動陰靜便是所乘之機又豈有未然已然之分乎此與蘇氏所謂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者語意相類盖不知理之所以爲理而揣摸言之故其説每如此雖自謂於理已融會吻合而亦可見其

未嘗實有所見也

李曰所謂氣發而理乘之者非氣先於理也氣有爲理無爲則其言不得不爾也若非氣發理乘一途而理亦別有所爲則不可謂理無爲也孔子何以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乎 同上

愚謂李氏主張氣發理乘之說而以理發氣隨有先後離合之失故恐其說之自相矛盾以爲其所云云非謂氣先於理也氣有爲理無爲若非氣發理乘一途而理亦別有所爲則不可謂理無爲也其說百端千緒參錯重出然考其要歸則惟此段及上段爲其關捩蓋李氏嘗聞理無爲之說常認理爲虛無空寂不復知其妙萬物而樞紐乎造化豈釋氏所稱空諸所有之遺意耶或有問於朱子曰大學或問中有曰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不外乎人心不知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又曰理在心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又曰心無私欲即是仁然又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夫理自有用隨觸而發

秉
如

譪然有如許氣像雖其方在氣中氣不用事時乍觸便應氣着脚手不得也然而理才動氣便隨之曷嘗有判作兩片各自爲動靜而別有所爲者乎惟其不相離而亦不相雜故雖當天地之氣昏明駁雜之時只是氣才如此理却只恁地但理弱而氣強管攝他不得故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說也雖然仁義禮智根於心雖化物窮欲反覆牿亡之餘或因反躬而求或因夜氣之息惻然而動譪然而發天理初未嘗息滅也其可以理之無爲而只做空蕩蕩底物事看耶

李曰退溪互發二字不能深見理氣不相離之妙性情本無理氣互發之理只是氣發而理勝除是有二性方有二情耳若與退溪之說則本然之性在東氣質之性在西自東而出者謂之道心自西而出者謂之人心此豈理耶若曰性一則又將以爲自性而出者謂之道心無性而出者謂之人心亦豈理耶右出答牛溪第五書

愚謂李氏謂退溪不能深見理氣不相離之妙而有理氣互有發用之說然今按老先生所與奇氏反覆之意其答辯四之五曰古人以乘馬出入比理乘氣而行

蓋人非馬不出入馬非人失軌途人馬相須不相離或指言人行則不須并言馬而馬在其中四端是也或指言馬行則不須并言人而人在其中七情是也其取譬精切語意完備曷嘗有離氣言理之失乎孟子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朱子曰志在此氣亦隨之此則志氣互有所動而志動氣亦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志之卒徒也其相依附而不相離豈有以異於理之與氣哉然而各就所主而言之語勢不得不爾又可指為互有所發而譏之乎大抵看文字各就地頭觀其志意之如何耳今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將理發氣發字作理發時氣在一邊氣發時理在一邊據至發在東在西有勝無勝之語則非惟不察於理亦失看文字之法矣

凡此十九條所辨雖不能切中其膏肓然已畧執其咎矣自餘背理害義處亦多有之如以道心為本然之氣者失程夫子人心是人欲道心是天理之旨而反陷劉叔文以氣之精者為性之失以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之理說作稟氣流

行之理則失朱夫子此理字當作合字者之旨豈非韓子所謂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耶如此類訴亦不小而今不暇盡辨

附録

栗谷李氏云程子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此曉人深切八字打開處也其所謂理者指其稟氣流行之理也非指理之本然也夫本然者理之一也流行者分之殊也理一則殊四字最宜體玩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釋氏之以作用為性猖狂自恣也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荀揚之以性為惡或以為善惡混也

竊謂程子此段論生之謂性而發程子之意蓋謂此理墮在於氣中然後方謂之性五性感物而動或流於不善則已失性之本體然天下無性外之物不可以流於不善而不謂之性故有惡不可不謂之性之說其語意圓潤非初學所可領會故朱子以為程子此段引喻義雜這處認得大意可也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又似有惡性相似須是仔細看盡處後學之錯看了今曰此曉人深切八字

打開處其亦異乎朱子之意矣況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勢當如此故朱子曰此理字當作合字看其文義自分曉李氏之說乃如此蓋其從初辨別理氣兩字不出故其所以為說不親切而無意味如此是夫大抵此理既賦於人而為性則其本體真靜雖未發時只可謂之善不可道上面事空虛冥漠不可名狀直到感物而動然後方有善惡之可名此胡子性無善惡之說所以見非於朱子也今乃以理一分殊為理有善惡之證乃曰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釋氏之以作用為性而猖狂自恣也蓋其意以為理是一箇儱侗底物事原其本然空蕩蕩無可名及其流行而後善惡始分不復知冲漠無眹而萬象已具性無內外而體用一源之義其可謂知言乎

余嘗就栗谷與牛溪往復四七辨中畧有所辨破而於此條未之及焉今始為之並加評隲如此云

葛菴理氣辨終

祭霽山金公文

蘇湖大山

氣機壇變美惡叅差啇而叔季盖益淆漓鍾而在人詭陰傾竊閒有粹氣民鮮克遇維公之生實應其期頎而長身明月眎眉瑞日揚休中積和順良玉彩蘊外著輝潤生質洵美亦懋于學有美錦濟有開講幄有來如雲以磋以琢公時最少已能見推山梁一壞晝嗥狐狸維我外祖抱經獨悲實維公賴以相扶持外祖於公實深期許詩贊玉人謂公其庶我乃不天我失我祖公有誄文情志惻傷公有狀行德徽揄揚遺文散佚公與編隲集覽未完公欲續業公於外家兩世血心老大隱約思遠憂深公有令望華問日彰自持謙謙益尊以光侯伯擁篲交口以薦 王曰如何予欲亟見爰調于寢或試之郡亦既釋褐玉署綴院 王有喜言予得詞臣天章有爛寵渥適新盖古際遇鮮克此比盈朝側聽何狀乃爾人為公榮公不色喜盛名易隨險途難盡 君恩雖重義在難進究師行業自有本末世道反覆蒙彼污衊嗟嗟有徒吽閭有跡脩門九重閽者見拒斂手來歸杜門自持講明墜緒歲寒是期彼譖譖者巧

舌百般追提冷迹誣辱無端公嘻謂人咎實在已我之不慎以及夫子我不有言何
以自說辭疏有進一語附宗聊以自泰敢望中白　天威震撼事有不測五月抃梐
六度術楊人謂公死神或扶將語有少遜實維時義此心炳然可質神鬼人有議公
或失時措仁山紫海是誰之故曷不小遲待天所定我曰不然是豈公病生三義重
所在致死人有誣言其忍坐視我自盡義寧知其外憂患偶來理亦無奈濟海洋洋
徃羅梯棘虎險一視敢有憂慽蟾江有衕瘴霧晝冥昔隱舊里先師餘躅岳陽之野
君山杳杳其竹有斑其風嫺嫺憔悴澤畔其形有纍有時行吟念親憂時我懷伊阻
我佩誰玩我觀理原周文孔彖我探數窟邵易楊筭易泰可曰兩忘憂樂父子知已
互為唯諾我觀于古得力毋此悠悠天意或者在是公有六歌辭意絕悲我僭不揆
妄有進規素位行患盍亦自得公欸有書子猶不識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我心非石
我悲曷歸子或知我不責且希余有妄論公多首肯公亦有著許以評訂戍余輕俊
勉余懋篤時或誤獎可與進學余倀失業䝉公是依夜祝于天曷不遄歸師門有緒

公雅嗣述後生問學公為繩律嗟彼昊天十年不復誰謂一疾奄忽不起季通南從
辛以憂死赫、貳相終于青翔公歸地下庶無落莫公有二子白眉最良既孝既友
亦富文章蔡家仲默謂公即有後事有托庶幾不負余官于朝哭不以時瞻望南嶺
有淚漣洏最後一来儀容永閟我有拜跪公不迎視我有語言公不宣吐我有衷情
公應鑒顧

清臺答大山書

五月望後自洛下還所惠長牘並別紙來在塵案聽嚮之餘覗接謦欬即欲修復書
少答眷意而難尋可付的便尚此稽遲愧負多矣即玆秋凉伏惟侍省怡愉連
床湛樂凡進修諸節日益沖裕相一向來洛行誠出於不得已累次 除旨一向偃
伏分義極有所惶悚欲 肅命即歸而呈遞之間費了數旬但衰病之軀往返無挈
依舊作清臺主人私分幸甚頃年所論忘不記一二而大槩因論太極動而生陽轉
及於動靜者所兼之機矣承讀來書考證詳備頓覺開豁然鄙見終有所可疑者玆
敢更陳而欲望高明之釆擇焉今理氣一款實是學問之頭腦根本而不過曰不相
離不相雜而已就其不相離處而混淪言之就其不相雜處而分析言之從古聖賢
諸說皆如此可攷而知也近世學問之弊專在於主張不相離處或作混淪看或從
一物看所以其說疑似而難明若以動靜專歸於陰陽而所以動靜者歸之理則是
理為體而氣為用理無為而氣有為也作用秖是氣而理為一死物也天地之化人

心之用皆是氣發而理乘之也若然則朱夫子何不曰陰陽者所乘之機而乃言動静耶鄙意竊以謂動陽静陰者太極所乘之機也若如此看則此動静字不專歸於氣自有太極所以然之妙而文意語脉亦無重疊之患矣況太極動而生陽是最初源頭理生氣理先氣後之時此處宜合着氣耶若以理謂非死物而有本然之妙則動處恐不可如此說也理既主張則雖資氣而動而當專言理如天命之命費隱費是指生陽生陰以後而朱夫子若他先儒皆以理言如鳶飛魚躍是尤氣之載理處而本註曰莫非此理之用無所言氣者何哉朱子曰動而生陽只是理静而生陰只是理退溪答鄭子中書引朱子理有動静氣有動静之語而其曰理動則氣隨而生氣動則理隨而顯濂溪之太極動而生陽是言理動而氣生也云云況無情意無造作是理之體隨寓而發見是理之用爲晩年定論耶動而生陽既是理動則此箇動静豈可專歸於氣而別作他動静耶人乘馬之譬似矣而若以作用專靠氣字則是不幾於馬載死人相似耶且四端之理發氣隨高明曾作如何解耶顚飜既誤則

無處不誤從古吾道異端之所以分豈在於此而可於可分處不分之於不可分處分之也曾見申公益煜作一圖而太分理氣若以為不相干涉此則矯枉過直而然矣今番洛行竊聞城中之為學者半是陽明法門或從事於黃老養生名為朱學者所見亦多駁雜不純此所以有望於高明甚切且重庶或扶植一世而使我老先生道脉不寂寥於嶠南也今東方人孰不以老先生為東方朱子雖黨議各立尊亦不同之時而亦一辭尊尚無異議然若不以先生之心為心以先生之學為學則非真尊也不知所以尊也不欲不盡所懷縷陳至此如有不可處幸望更賜反復而以爛熳同歸為期如何昨春書院只是近處士友略討性理大全一兩卷豈山子仰大遊兩斯文後到不得穩展而罷矣其時或冀枉會而竟至落莫至今悵歎令季氏及李思安甫一見可知有志於為己若多得似此不奪志於科業人與之參錯切磨則吾道豈不有望耶令便忙未各幅幸望不以答而上項議論與同消詳以示甚喜甚喜

理動氣生而其間不容毫髮故雖有先後而似無先後雖有動靜而似無動靜此

所以難於明辨而細分也然理氣自是二物理在形氣中雖似混淪不可分開而亦理自理氣自氣界分截然決不可毫髮侵紊故朱夫子若退陶先生於此皆處下字造語極其嚴密所以其說攧撲不破為千古相傳正法也來書固多好語而細究其旨宗歸趣則似不免樂混淪而惡分析駸駸然有氣還分數偏重之病幸望更將朱書及老先生庚午歲與奇高峰答李公浩書仔細熟玩如何

附大山書

動靜所乘之機一段向既面論而有合不然不欲藏私護短永抱不決之疑敢復提說以卒承教盖欲竊附於十反之義非敢以自直也盖理之與氣本相須以為動相待以為靜動靜交資體用相循然理者所主以動靜之妙也氣者所資以動靜之具也故據理而統言則動靜固此理之流行也就其合而析言之則其或動或靜者即陰陽氣機之往來而乘載其上主張發揮之妙則太極之為也故朱子於此分而言之以明理氣道器之別盖所乘者太極而動靜為其機焉若則謂然

而　也　雜

極乘機而有動靜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則是侵過陰陽界分不明於形而上下之別矣且以動靜為太極而所乘者又為太極則是以理乘理安有是哉而其下又曰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若動靜便是太極則又豈有所謂太極者復在其中耶未諭義理即文義語脉決不如是之重併積疊矣譬如人乘馬出入其出入者馬也而乘馬而有出入者人故據人而言則謂人有出入然其實馬之出入而特據在其背上耳近世為理氣之説者其主於不相離則殆認理為枯槁死物凡動靜闔闢皆氣機之自爾因失之遠矣而病其為此則又若以理為與氣相對而各自發用是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是以嘗竊妄意理之與氣雖有道器之分而其實混合無間故分而為二而不害其為不相離合而為一而不害為不相離理不可外氣而獨立氣不能外理而自行天地之造化吾心之性情固皆如此而又須見得此理潔潔淨淨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只在陰陽事物而亦不囿於陰陽事物初無聲臭影響而實根紐於造化品彙必如是兩下

大山淺於雄聖 臣丈問目論此 條深許▢萌▢ 該暢此當▢▢ 論乎 詳見本集

也破對待立論然後方是周編圓備絶滲漏無病敗恐不可各主一見互相逃閃如左右佩劍之勢也極知賤見不足以仰關崇聽而忍於承誨自納於處下竊高之罪幸乞賜以一言之重有所嚮相而持循焉

朱子嘗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有動靜乎此清臺先生所主而爲說者也朱子又曰謂太極含動靜則可有動靜則不可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此大山所主而爲說者也二先生說俱有所本合於此書之後附以大山書使後人有以考兩家議論本末似好未知如何先賢文集多有此例恐不必爲疑耳

中庸戒愼恐懼辨　清臺說

近閒花山李公榪論中庸首章之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以爲兼動靜玉川趙丈以爲專屬靜兩家往復文字多至十數紙李公又引朱子答呂子約書曰若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覩所聞而只戒懼乎不覩不聞也又曰無所不戒

惧者通乎未發已發而言兩箇說為證密菴丈亦主其論余聞而疑之李友大臨為
寄一本來要余看破反復累日終有所不信轉以寄質於恩山丈及其致書則恩山
答書略曰子思之意槩以動處固不宜離道而性情之德自有體用其在靜時必有
撿損不放然後可以立大本為達道之源故推之於見聞之前寂然之中欲其收
拾不放過非姑借不覩不聞等事以明覩聞處工夫也又曰解經與書疏其體不同
若解經則依經文本旨直切襯貼出來書疏則各隨其人議見抑揚汎濫無所偏滯
又曰平說動靜則不可謂動時不戒惧靜時戒惧而其在傳文則不可須臾離重
於不覩不聞也致重書亦曰戒惧一節不必廣引他說當就本經究解所謂不覩者
不聞者是靜時乎動時乎正是目無覩耳無聞萬物未及萌芽至靜至寂一理混然
時節也於此之時當下靜工乎當下兼靜動工乎於此亦下兼動靜工則人之一心無
涵源養性時無以為不偏不倚之中具衆應萬之本矣是猶雷動於陽伏之日花發
於陰閉之時其不為天地之災陰陽之變者鮮矣若潛心默識則兩論是非不待卞

别而自明矣朱子已慮學者以戒懼字恐涉太重看故亦云畧畧收拾來提起此心在這裏何必於此而致他惑立殊論乎答呂胡兩書之言尤有不然者朱子於答問講論之際推衍經旨發言外之意以為不但戒懼乎不覩不聞之時亦當戒懼乎有覩有聞之時為徹頭徹尾交修不息之工云云此兩書所論與鄙見恰同不當更費言說以為架疊而但此是心學精微處不容毫髮差謬朱夫子以戒懼乎不覩不聞專屬靜一邊者不止一二李公必舍此而勒取答子約一書混說疑似處以為大證案者抑何意耶細玩無所不三字則其泛論戒懼之通貫動靜曉然明白援屬於此章恐失本文正旨也況靜存動察學者工夫不可廢一而不為也不覩不聞處可無動靜則存養一款更於何時用得也若以戒懼似涉於動了意思而謂之無動靜則是禪家撐眉努眼摸樣吾儒心法斷無此例也茲事是非熟讀中庸本文心經一書則當自得見今姑略記諸說之本末以自警勉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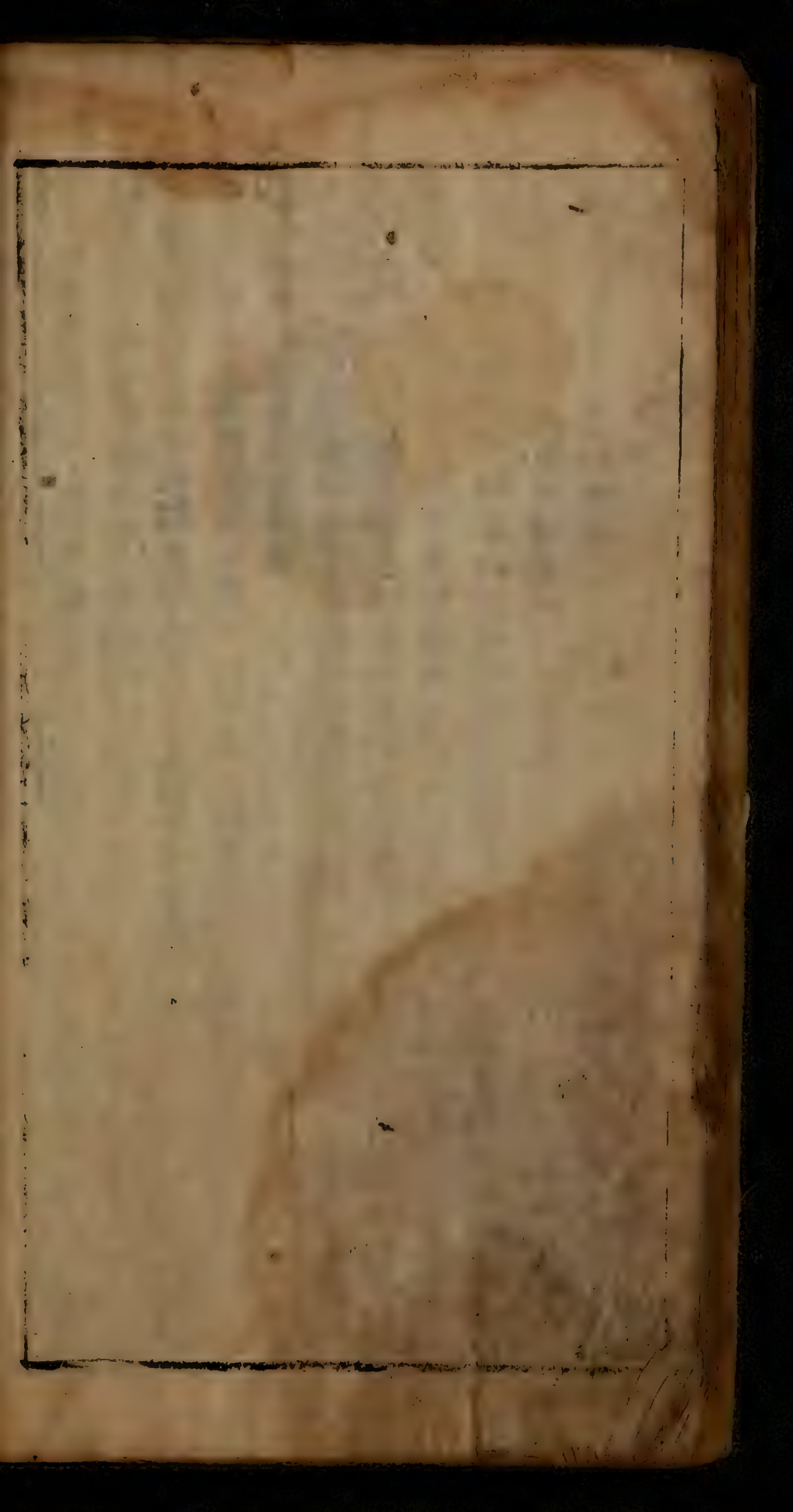
大學絜矩辨

玉川趙丈論大學之絜矩二字誤解所釋似錯當曰絜之矩之道而李公櫟亦以爲然引朱子江德功書絜矩者度物而得方也今曰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意之說爲證蔡密菴謂朱書中雖有此語不當局定訓解而誤解所釋乃得傳文之旨云則終不改悟其答書曰本章註所謂推以度物者解絜字各得分願者解矩字下章註所謂度下之心重解絜字無不方者重解矩字又曰小註雙峯說微似來諭而亦推說矩字之意又引語類自家有一丈地及不是把那矩去量度及正如齊宣王見牛觳觫數反復論辨終不歸一乃者息山李丈寄書論戒懼並及此釋曰趙說甚是蓋絜矩爲學者言以其未曾有矩故欲其絜而得其矩也若以矩絜則何事於用力耶絜而爲矩則强恕而行者矩以絜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致重書曰若云絜之而得其矩則其所絜之者是何物乎無其矩而絜之云者是猶不權而知輕重不度而知長短況此章絜矩之君子已盡其格致誠正之功其所爲齊治平之矩者綽有餘裕寧無可絜之矩乎朱書問答是一時難疑之言也經傳集註是平生精力合大之書也不

借

可執彼而疑此云云余頗從趙丈之說而猶有四分信不及處欲待日後小進論定所見矣適得四書釋義考見則釋以矩又絜并道而又釋下文絜矩曰絜弋矩䂓道矣余始釋然于心曰此釋出於老先生淨寫手本則後學豈敢有毫一他議耶大抵諸家所爭不過兩箇說而已從本釋則是以矩譬於心也從趙說則是以矩爲之方也而細看本章集註有曰矩所以爲方則是乃曲尺也有曰因其所同則是及本心也此所以曲尺譬本心也下文註曰所措者約而所及者廣小註曰矩者心也此又大段分曉而其所謂長短廣狹彼此如一以下乃言絜矩後功效也安得直以方之之義解矩而以功效作工夫看耶朱夫子於經書傳註不註修改易簀乃已則其所見得亦豈無始終異同處耶其可此說而疑此定論也的矣況饒胡諸儒註說八字打開而退陶先生論定釋議如許分明則斷不可舍此從彼而容蕃致重之竟主本釋豈不甚善略書諸家所論之同異得失及自家淺見之始疑終信以備日後之秘覽云尒

乃



誄寄菴文

今年夏李先生寄菴公啓手足噫天其喪斯文耶後死者將安倣乎安陵李氏門實伊洛之程武夷之蔡也頃年二先生倡道蔚爲後學宗師旣而寄菴公又繼起則四方學者靡然信從皆曰寄翁即二先生也以所事二先生者事之於是乎斯道有所托吾嶺文獻之方尤彬彬如也其紹述羽翼之功豈不偉哉蓋治心窮理之學乃先生世傳物事而先生又天資過人聞一知二薰濡興起之餘博取羣聖賢書俯讀仰思沉潛疏淪旣用功勤而造理深中間奉老先生杖屨流離竄遷於荒裔窮髮之鄉備嘗艱苦動心忍性見聞由此益博操履由此益篤前後積學凡六十餘年而後充然有得沛然有豫言語有章動止中節無一行可疵先生之於爲人亦幾乎有成矣世之有志斯學者動用古昔論禮必曰文公家禮也論心性必曰心經近思錄也爲文必曰朱子書也然果能得之心而行之躬敬義夾持博約交功好古而不泥處今而不俗恰做得此箇眞儒如先生者更有二哉文章最近古典雅精切自有尺度此

非用意為之所存而發者自然成章也如以先生全體妙用之學發布斯世[illegible]
道庶可以淑人心扶世道而 聖主既聞其賢纔一命而先生下世庸非天耶不佞
兄弟忝在相借之末久矣甲申以後雖抱山頹之痛猶幸先生無恙往往以文字反
復求教亡論起文晦郎即如金德三函無動靜未發前〻在何處之論不以鄙見為
非豈偶之同歟每因士友来欲約聚於青鳧山水間為旬日之好而今已矣先生易
簣後家兄遘癘又不起始知吾鄙同一運氣悵悵畸世殆不能自立先生倘有知其
能陰誘迷衷俾不至顛倒否聞窀穸有期而兄喪尚在淺土中奔走謀葬未暇致鷄
絮之奠只以寂寥數語遠報泉壤豈謂知先生者哉悲夫

□峯精舍韻

嘉君卜地辨清凉
迥絕囂塵與小堂
客至啜茶山鳥勸
興来賡韻筆花香
林扃窈窕心神靜
潤玉淙琤趣味長
況有聖賢書滿案
青春須戒學迷方

又

山色周遭樹韻凉
中藏蕭灑一茅堂
嚶嚶好鳥添真樂
艷艷幽花送遠香
玩物膏穠知快適
看書意味覺悠長
勸君莫被因循誤
須趂青春悟學方

壬午夏 龜山翁次

暮雨纔收月照生
飄飄衣袂御風輕
去去江也是無今古
依舊扁舟自在行

蓮湖延日丈

